

十三經注疏

六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四

六禹謨第三

釋文徐云本虞書總為一卷凡十二卷今依七志七錄為十卷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皋陶矢厥謨

音高陶音遙

禹成厥功

帝舜

申之

申重也重美二子之言。重直用反。

作大禹皋陶謨

大禹謀九

九德謨

益稷

凡三

疏

帝舜陳其謀禹為帝舜陳已成

亦作謨。所治水之功帝舜因其所陳從而重美之史錄其辭作大禹皋陶二篇之謨又作益稷之篇凡三篇也篇先大禹序先言皋陶者皋陶之篇皋陶自先發端禹乃然而問之皋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皋陶其此篇以功大為先故先禹也益稷之篇亦是禹之所陳因皋陶之言而禹論益稷在皋陶謨後故後其篇。傳矢陳也。正義曰矢陳釋詁文。傳陳其成功。正義曰此是謨篇禹成其功陳其言耳蒙上矢文故傳明之言陳其成功也序成在厥上傳成在下者序順上句傳從便

文故倒也。傳申重至之言。正義曰申重釋詁文大禹謨云帝曰俞地平天成時乃功又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下

予正時乃功懋哉益稷云迪朕德時乃功皆是重美二子之言也。傳大禹至九德。正義曰二篇皆是謨也序以一謨

文故云謨也。傳凡三篇。正義曰益稷亦大禹所謀不言

其篇雖有變曰變言樂和本非謀慮不得謂之變謨也。大

禹謨

禹稱大大其

疏

稱禹而此獨加大者故解之禹與

皋陶同為舜謀而禹功實大禹與皋陶不等史加大其功使異於皋陶於此獨加大字與皋陶並言故也謨謀釋詁文此二篇皆是舜史所錄上取堯事下錄禹功善於堯之知已又美所禮得人故包括上下以為虞書其事以類相從非由事之先後若其不然上篇已言舜死於此豈死後言乎此篇已言禪禹下篇豈受禪後乎明史以類聚為文計此三篇禹謨最在後以禹功大故進之於先孟子稱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則禹攝一十七年舜陟方乃死不知禹征有苗在攝幾年史述禹之行事不以曰若稽古大禹而順考古道曰攝位之年即征苗民也

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文命孔

云文德教命也先儒云文命禹名

疏

曰若至于帝。正義曰史略錄禹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

道而言之者是大功之禹也此禹能以文德教命布陳於四海又能敬承堯舜外布四海內承二帝言其道周備。傳順

考至言之。正義曰典是常行護是言語故傳於典云行之於謨云言之皆是順考古道也。傳言其至堯舜。正義曰

敷於四海即敷此文命故言外布文德教命也四海舉其遠地故傳以外內言之祗訓敬也禹承堯舜二帝故云敬承堯

舜傳不訓祗而直言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故以易知而略之

政乃乂黎民敏德

敏疾也。能知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政治而眾民皆疾修德。易以政反

治直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

邦咸寧

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位天下安寧。俞羊朱反攸音由徐以帚反。稽

于眾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

克

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眾從人矜孤憖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舍音捨告故毒

反矜居

疏

曰后至時克。正義曰禹為帝舜謀曰君能重難其為君之事臣能重難其為臣之職則上之

政教乃治則下之眾民皆化而疾修其德而帝曰然信能如此君臣皆能自難並願善以輔已則下之善言無所隱伏在

野無遺逸之賢賢人盡用則萬國皆安寧也為人上者考於眾言觀其是非舍己之非從人之是是不苛虐寡孤獨無所

告者必哀矜之不廢棄困苦貧窮無所依者必憖念之惟帝堯於是能為此行餘人所不能言克艱之不易也。傳敏疾

至修德。正義曰許慎說文云敏疾也是相傳為訓為君難為臣不易論語文能知為君難為臣不易則當謹慎恪勤求

賢自輔故其政自然治矣見善則用知賢必進眾民各自舉則皆疾修德矣此經上不言禹者承上禹事以可知而略之

傳攸所至下安。正義曰攸所釋言文善言無所伏者言其必用之也言之善者必出賢人之口但言之易行之難或

有人不賢而言可用也故嘉言與賢異其也如此用善言任賢才在位則天下安。傳帝謂至所重。正義曰舜稱為

帝故知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以為堯乃能然故遂稱堯德以成其義此禹言之義以堯之聖智無所不能惟言其

考衆從人於孤懸窮以為堯之美者此是凡人所輕聖人所重不虐不廢皆謂矜撫懸念之互相通也王制云少而無父謂之孤老者而無子謂之獨老者而無妻謂之鰥老者而無夫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故此無告是彼四者彼四者而此惟言孤者四者皆孤也言孤足以摠之言困窮謂貧無資財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

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謂所覆者大運謂所及者遠聖無所不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益曰都帝德廣運

歸往之。息音。疏。禹曰至來王。正義曰禹因益言謀及
持情徒卧反。疏。禹曰至來王。正義曰禹因益言謀及

報惟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其無不報也益聞禹語驚懼
而言曰吁誠如此言宜誠慎之哉所誠者當做誠其心無億

無違常也無遊縱於逸豫無過耽於戲樂當誠慎之以保己
也任用賢人勿有二心逐去回邪勿有疑惑所疑之謀勿成

用之如是則百種志意惟益廣也無違越正道以求百姓之
譽無反矣百姓以於己心之欲常行此事無怠惰荒廢則四

夷之國皆來歸往之此亦所以勸勉母也。傳由道也。正
義曰釋詁文。傳先吁至有怕。正義曰堯典傳云吁疑怪

之辭此無可怪聞善驚而為聲耳先吁後戒者驚其言之美
然後設戒辭欲使聽者精審其言真度釋詁文無億度者謂

不有此事無心億度之曲禮云凡為人子者聽于無聲視于
無形戒于無形見之事言備慎深也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是

其慎無形也法度當執守之故以秉法守度解不失言有循
也。傳淫過至為戒。正義曰淫者過度之意故為過也逸

謂縱體樂謂適心縱體在於逸遊適心在於淫恣故以遊逸
過樂為文二者敗德之源富貴所忽故特以惡戒。傳干求

至賤之。正義曰干求釋言文失道求名謂曲中人情苟悅
眾意古人戒之。傳弗矣至戒之。正義曰堯典已訓弗為

戾彼謂矣朋儕此謂矣在下故詳其文且重欲難成犯眾與
網襄十年。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左傳文。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數而言念重其言為。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言養民之

政以德則民懷之。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言養民之
六正德利用厚生惟和。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

九功惟敘九敘惟歌。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敘皆可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美休

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
使政勿壞在此三者而已。俾必爾反壞乎怪反。帝曰

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
功。水。土。治。曰。平。五。行。紀。曰。成。因。禹。陳。九。功。

而。歎。美。之。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疏。禹。曰。至。乃

曰。禹。因。益。言。又。獻。謀。於。帝。曰。嗚。呼。帝。當。念。之。哉。言。所。謂。德。者

惟。是。善。於。政。也。政。之。所。為。在。於。養。民。養。民。者。使。水。火。金。木。土

惟。是。善。於。政。也。政。之。所。為。在。於。養。民。養。民。者。使。水。火。金。木。土

惟。是。善。於。政。也。政。之。所。為。在。於。養。民。養。民。者。使。水。火。金。木。土

惟。是。善。於。政。也。政。之。所。為。在。於。養。民。養。民。者。使。水。火。金。木。土

穀此六事惟當修治之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民之生此三
事惟當諧和之修和六府三事九者皆就有功九功惟使皆
有次敘九事以敘惟使皆可歌樂此乃德之所致是德能為
善政之道終當不得怠惰但人雖為善或寡令終故當戒矜
之念用美道使民慕美道行善又督察之用威罰言其不善
當獲罪勸勉之以九歌之辭但人君善政先致九歌成辭自
勸勉也用此使此善政勿有敗壞之時勸帝使長為善也
帝者禹曰汝之所言為然汝治水水土使地平天成六府三事
信皆治理萬代長所恃賴是汝之功也歸功于禹明眾臣不
及。傳數而至懷之。正義曰於歎辭數而言念自重其言
欲使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共為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
念益言也禹謀以九功為重知重其言者九功之言也。傳
言養至六府。正義曰下文帝言六府即此經六物也六者
民之所資民非此不生故言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也府者
藏財之處六者貨財所聚故稱六府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
生五材民並用之即是水少命木土民用此自資也彼惟五
材此兼以穀為六府者穀之於民尤急穀是土之所生故於
上下言之也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者洪範以生數為
次此以相克為次便文耳六府是民之急先有六府乃可施
教故先言六府後言三事也。傳正德至善政。正義曰正

如可州六

言言

五

利

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者正己以治民故所以率下人利用
者謂在上節儉不為糜費以利而用使財物殷阜利民之用
為民興利除害使不置之故所以阜財阜財謂財豐大也厚
生謂薄征徭輕賦稅不奪農時令民生計溫厚衣食豐足故
所以養民也三者和謂德行正財用利生資厚立君所以養
民人君若能如此則為君之道備矣故謂善政結上德推善
政之言此三者之次人君自正乃能正下故以正德為先利
用然後厚生故後言厚生謂財用足禮讓行也。傳言
六至之致。正義曰上六下三即是六府三事此德云九功
知六府三事之功為九功惟敘者即上惟修惟和為次敘事
皆有叙民必歌樂若德故九敘皆可歌樂乃人君德政之致
也言下民必有歌樂乃為善政之驗所謂和樂與而頌聲作
也。傳休美至而已。正義曰休美釋詰文又云董督正也
是董為督也此戒之董之勸之皆謂人君自戒勸欲使善政
勿壞在此三事而已文七年左傳云晉卻缺言於趙宣子引
此一經乃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若吾子之德莫
可歌也其誰來之蓋使莊者歌吾子乎言九功之德皆可歌
者若水能灌漑火能烹飪金能斷割木能與作土能生殖穀
能養育古之歌詠各述其功猶如漢魏已來樂府之歌事歌
其功用是舊有成辭人君修治六府以自勸勉使民歌詠之

三事亦然。傳水上至不及。正義曰釋詁云平成也。是平成義同天地文異而分之耳。天之不成由地之不平。故先言也。平本之於地以及天也。禹平水上。故水土治曰平。五行之神佐天治物繫之於天。故五行敘曰成。洪範云。繇。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彝。倫。攸。斃。禹治洪水。彝。倫。攸。斃。是禹命五行敘也。帝因禹陳九功而敷美之。指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帝

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

勤汝惟不怠摠朕師八十九十日耄百年曰期。願言已年老厭倦萬機汝不懈怠於

位。稱摠我衆欲使攝。格。庚。白。反。朕。直。錦。反。耄。莫。報。反。倦。其。卷。反。願。以。之。反。厭。於。豔。反。解。工。賣。反。禹曰朕

德罔克民不依皇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

之邁。行。種。布。降。下。懷。歸。也。言。已。無。德。民。所。不。能。依。皇。陶。布。行。其。德。下。洽。於。民。民。歸。服。之。種。章。用。反。降。江。巷。反。

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茲。此。釋。發。也。念。此。人。在此功廢此人

罪言不可。誣。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此事必在此義信出此心亦在此義疏。帝曰格至念功。正義曰此舜言將

言皇陶之德以義為主所宜念之帝曰格至念功。正義曰此舜言將

間厭倦於勤勞汝惟在官不懈息可代我居帝位摠領我衆

也。皇陶行布於德德乃下洽於民衆皆歸服之。可令皇陶攝

也。我所言者帝當念之哉。凡念愛此人在此功勞。知有功乃

用之。釋廢此人在此罪。舉知有罪乃廢之言。進人退人不可

誣也。名曰言談此事必在此事之義。而名言之。若信實出見

此心必在此心之義。而出見之言。已名言其口。出見其心。以

舉皇陶皆在此義。不有虛妄。帝當念錄其功。以禪之言。皇陶

其攝位也。傳八十至使攝。正義曰八十五十曰耄。百年曰期。願曲禮文也。如舜典之傳。計舜年六十三。即政至今。九十五矣。年在耄期之間。故並言之。鄭云。期。要。也。願。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之道而已。孔意當然。傳。邁。行。至。服。之。正義曰。邁。行。降。下。釋。言。文。又。云。懷。來。也。求。亦。歸。也。種。物。必。布。於。地。故。為。布。也。傳。茲。此。至。可。誣。正義曰。茲。此。釋。詁。文。釋。為。善。義。故。為。廢。也。禹。之。此。意。欲。令。帝。忘。皇。陶。下。云。惟。帝。念。功。念。是。念。功。知。廢。是。廢。罪。言。念。廢。必。依。其。實。不。可。誣。罔。也。傳。名。言。至。念。之。正義曰。各。言。謂。已。發。於。口。信。出。謂。始。發。

於心皆據欲舉臯陶必先念慮於心而後宣之於口先言名
言者已對帝讓臯陶即是名言之事故先言其意然後本其
心故後言信出以義為主者言已讓臯陶事非虛妄以義為主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

罔或干予正或有也無有干汝作士明于五刑

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強輔期當也勉其能以刑輔教

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治音推當丁浪反

命於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懋音茂臯陶曰帝德

罔愆臨下以簡御眾以寬愆過也善則歸君人罰

弗及嗣賞延于世嗣亦世俱謂子延及也父子罪宥

過無大刑故無小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罪疑

惟輕功疑惟重刑疑附輕賞疑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

司辜罪經也司主也臯陶因帝勅已遂稱帝之德所以

帝曰俾予從欲以洽四方風動惟乃

之休使我從心所欲而政以洽民動順疏帝曰臯陶惟此羣臣

曰帝以禹讓臯陶故述而美之帝呼之曰臯陶惟此羣臣

成五教當於我之治體用刑期於無刑以殺止熱使民合於

中正之道令人每事得中是汝之功當勉之哉臯陶以帝

己簡易御眾庶以優寬罰人不及後嗣賞人延於來世宥

者雖無入雖大亦有之刑比故犯者無小雖小必刑之罪宥

由是故帝之好生之德下洽於民心民服帝德如以故用

心所欲而為政以大治四方之民從我化如風之動草惟汝

用刑之美言已知其有功也。傳稱左輔右弼是弼亦輔也。期要是相當之言故為當也。傳言當於治體言皋陶用刑輕重得中於治體與之相當也。刑無所用此期為限與前經期義別而論語所謂勝殘去殺矣民皆合於大中言舉動每事得中不犯法憲是合大中。洪範所謂皇極是也。傳稱過至之義。止義曰德過尋言文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是善則稱君人臣之義也。臨下據其在上御眾斥其治民簡易寬大亦不異也。論語云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是臨下宜以簡也。又曰寬則得眾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是御眾宜以寬也。傳稱亦至及也。正義曰嗣謂繼父世謂後胤故但謂子也。延訓長以長及物故延為及也。傳幸罪至之道。正義曰幸罪釋詁文經常司主常訓也。皋陶因帝勉己遂繼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者自由帝化使然非己力也不常之罪者謂罪大非尋常小罪也。枉殺無罪妄免有罪二者皆失必不得民心寧妄免大罪不枉殺無罪以好生之心故也。夫罪尚赦小罪可知欲極言不可枉殺不辜寧放有罪故也。故言非常六罪以對之耳。寧失不經與殺不辜相對故為放赦罪。

人原帝之意等殺無罪寧放有罪傳言帝德之善寧失有罪不枉殺無罪是仁愛之道各為文勢故經傳倒也。治謂治清優渥洽於民心。帝曰來禹降水傲予成允成功。

惟汝賢水性流下故曰下水傲戒也能成警教之信成治水之功言禹最賢重美之。傲居頌反重直用反。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謙謂假大也言禹惡衣薄食與其宮室而盡力為民執心謙沖不自盈大。假工雅反盡津忍反為于偽反。

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

汝爭功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讓入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勢而不失其功所以能絕眾人。予

懋乃德嘉乃不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

元后不大也曆數謂天道元大也大君天子舜善禹有治水之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當升為天子。丕普

悲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危

則

難安微則難明故戒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

庸無考無信驗不詢專獨終必無可愛非君可畏

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君民以

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衆戴君以自存君侍衆以守國相須而立欽哉慎乃有位

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有位天子位

之美國窮謂天民之無告者言爲天子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惟口出好與戎

朕言不再好謂賞善戒謂代惡言口榮辱之主慮而宣

許到疏帝曰來至不再正義曰帝不許禹讓乎之曰來

反疏禹下流之水微戒於我我恐不能治之汝能成聲

教之信能成治水之功惟汝之賢汝能勤勞於國謂盡力於

溝洫能節儉於家謂薄飲食卑宮室常執謙冲不自滿溢誇

大難汝之賢也又申美之汝惟不自矜誇故天下莫敢與汝

爭能汝惟不自稱伐故天下莫敢與汝爭功美功之大也我

今勉汝之德善汝大功天之賢運之數帝位當在汝身汝終

當升此大君之位宜代我爲天子因戒以爲君之法民心惟

甚危險道心惟甚幽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汝當精心惟當

一意信執其中止之道乃得人安而道明耳又爲人君不當

窮受用人語無可考驗之言勿聽受之不是詢衆之謀勿信

用之言民所愛者豈非人君乎民以君爲命故愛君也言君

可畏者豈非民乎君失道則民叛之故畏民也衆非大君而

何所奉戴無君則民亂故愛君也君非衆人無以守國無人

則國亡故畏民也君民相須如此當宜敬之哉謹慎汝所有

之位守天子之位勿使失也故修其可願之事謂道德之美

人所願也養彼四海困窮之民使皆得存立則天之祿籍長

終汝身矣又告禹惟口之所言出好事興戎兵非善思慮無

以出口我言不可再發令禹受其言也傳水性至美之

正義曰降水洪水性下流故曰下水禹以治水之事微

戒於予益稷云予創基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

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之事雖文在下篇實是啟禪前事故帝

述而言之禹首言治水功成云朔鹵暨聲教故知成允是成

聲教之信成功是成治水之功也前已言地平天成是成功

今復論治水之事言禹最賢重美之也禹實聖人美其賢者

其性爲聖其功爲賢猶易繫辭云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

賢人之業亦是聖人之事。傳滿謂至盈六。正義曰滿以器喻故為盈實也。假大釋詁文言已無所不知是為自滿。言已無所不能是為自大。禹實不自滿。大改為賢也。論語美禹之功。德云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故傳引彼惡衣薄食卑其宮室是儉於家。盡力為民是勤於邦。上言其功此言其德。故再云惟汝賢。傳自賢至衆人。正義曰自甲矜與伐俱是誇義。以經有爭能爭功故別解之耳。矜莫與汝爭能。即矜者矜其能也。賢能大同小異。故自賢解矜者。子云夫性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故不矜伐而不失其功能。此所以能絕異於衆人也。傳丕大至天子。正義曰丕大釋詁文曆數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曆數謂天道。鄭玄以曆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名。孔無讖緯之說。義必不然。當以大功既立。衆望歸之。即是天道在身。釋詁元訓為首。首是射之大也。易曰大君有命。是大君謂天子也。傳危則至其中。正義曰居位則治民。治民必須明道。故戒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者徑也。物所從之路也。因言人心遂云道心。人心為萬慮之主。道心為衆道之本。立君所以安人。人心危則難安。安民必須明道。道心微則難明。將欲明道必須精心。將欲安民必須一意。故以戒精心一意。又當信問何校。書疏四。林重校。葉二。

執其中然後可得明道以安民耳。傳無考至聽用。正義曰為人之君不當妄用人言。故又戒之無可考校之言。謂無信驗不詢於衆人之謀。謂專獨用意言無信驗是虛妄之言。獨為謀慮是偏見之說。二者終必無成。故戒令勿聽用也。言謂率意為語。謀謂豫計前事故互文也。傳民以至而立。正義曰百姓無主不散。則亂。故民以君為命。君尊民畏之。嫌其不愛。故言愛也。民賤君忽之。嫌其不畏。故言畏也。傳有位至汝身。正義曰上云汝終涉元后命升天位。知其慎汝。有位慎天子位也。道德人之可願。知可願者是道德之美也。惟言四海困窮。下結言民之意。必謂四海之內困窮之民。令天子撫育之。故知如王制所云孤獨寡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此是困窮者也。言為天子當慎天位。脩道德養窮民。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祿謂福祿籍。謂名籍言享大福保大名也。傳好謂至於一。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慶賞刑威曰君。君出言有賞有刑。出好謂愛人而出好言。故為賞善興戎。謂疾人而動甲兵。故為伐惡。易繫辭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必當慮之於心。然後宣之於口。故成之於一。而不可再。帝言我命汝升天位者。是慮而宣之。此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枚謂歷言故不可再。

從其吉此禹讓之志。校音梅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

元龜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蔽必世反

徐甫世反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

協從卜不習吉習因也言已謀之於心謀及卜筮四者合從卜不固吉無所校卜。僉七

潛禹拜稽首固辭再辭帝曰毋惟汝諧言毋所

辭禹有大功德故能諧和元疏禹曰至汝諧。正義曰禹

以一校歷卜功臣惟吉之入從而受之帝曰禹卜官之占惟

衆人其謀又皆同美矣我後謀及鬼神加之卜筮鬼神其依

我矣龜筮復合後矣卜法不得因前之吉更復卜之不須復

卜也禹猶拜而後稽首固辭帝曰毋母者禁止其辭也惟汝

能諧和此元后之任汝宜受之。傳校謂至之志。正義曰

周禮有銜校氏所銜之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一校兩校則

枚是籌之名也枚卜謂人人以次歷申卜之似若枚數然則

請卜不請筮者舉重也。傳帝王至後卜。正義曰占是卜

人之占而云官占者帝王立卜筮之官故曰官占洪範稽疑

云辨建立卜筮人是帝王立卜筮之官周禮司寇斷獄為蔽

獄是蔽為斷也昆後釋言文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元龜

言志定然後卜也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

謀及庶人是先斷人志乃云謀及卜筮是後命元龜元龜謂

大龜也。傳習因至校卜。正義曰表記云卜筮不相襲鄭

云襲因也然則習與襲同重衣謂之襲習是後因前故為因

也朕志先定言已謀之於心龜筮協從是謀及卜筮經言詢

謀僉同謀及卿士庶人謀皆同心鬼神其依即龜筮之事

卜筮通鬼神之意故言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卜得吉是依

從也志先定也謀僉同也鬼神依也龜筮從也四者合從然

後命汝卜法不得因吉無所復校卜也如帝此言既謀既卜

方始命禹仍請校卜者帝與朝臣私謀私卜將欲命禹禹不

言說曰

未重校

二

筮四

宗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相之宗率百官若帝之

古人之言母猶今人言莫是言正月朔旦受命于神

母者所以禁其辭令勿辭

初 順舜初攝帝位 **疏** 正月至之初。正義曰舜即政三
以明年正月朔日受終事之命於舜神靈之宗廟揔率百官
順帝之初攝故事言與舜受禪之初其事悉皆同也此年舜
即政三十四年九十六也。傳受舜至尊之。正義曰舜與
說舜之初受終於文祖此言若舜之初知受命即是舜終事
之命也神宗猶彼文祖故云文祖之宗廟文祖言祖有文德
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而實同神宗當舜之始祖案帝繫云
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
句芒句芒生驕牛驕牛生瞽瞍瞽瞍生舜即是舜有七廟黃
帝為始祖其顓頊與窮蟬為二祧敬康句芒驕牛瞽瞍為親
廟則文祖為黃帝顓頊之等也。傳順舜至行之。正義曰
若不得為如也舜典巡守之事言如初者皆言如不言若知
此若為順也順舜初攝帝位故事而奉行之其奉行者當如
舜典在璿璣以下班瑞羣后以上也其巡守非率百官之事
舜尚自為陟方禹攝帝位未得巡守此是舜史所錄以為虞
書故言順帝之初奉行帝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
之事故自美禪之得人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
汝祖征 **疏** 三苗之民數干王誅率循祖往也不
汝祖征 循帝道言亂逆命禹討之。數音朔 **禹乃會群**

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 **會諸侯共伐**
誓濟濟衆盛之 **有苗軍旅曰**
貌。濟子禮反 **蠢茲有苗昏迷不恭** **蠢動昏闇也言**
○蠢春 **侮慢自賢反道敗德** **狎侮先王輕慢典教反**
允反 **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廢仁賢** **民棄不保**
反慢亡 **君子在野小人在位** **任廢仁賢** **民棄不保**

天降之咎 **言民叛天災之** **肆予以爾衆士奉辭**
○咎其九反 **肆予以爾衆士奉辭**

罰罪 **肆故也辭謂不恭** **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尚庶幾一汝心 **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力以從我命 **疏** 帝曰咨至有勳。正義曰史言禹雖攝
汝禹惟時有苗之國不循帝道汝往征之禹得帝命乃會羣
臣諸侯告誓於衆曰濟濟美盛之有衆皆聽從我命今蠢蠢
然動而不遜者是此有苗之君昏闇迷惑不恭敬王命侮慢
典常自以為賢反戾正道敗壞德義君子在野小人在位由
此民棄叛之不保其有衆上天降之殃咎故我以爾衆士奉
此譴責之辭伐彼有罪之國汝等庶幾同心盡力以從我命

月可交 **書疏曰** **林重校** **陸四刊**

其必能有大功勳不可懈情。傳三苗至討之。正義曰呂
刑稱苗民作五虐之刑皇帝遏絕苗民無出在下謂堯初誅
三苗舜典云竄三苗于三危謂舜居攝之時投竄之也舜典
又云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謂舜即仙之後往往徙三苗也今復
不率命命禹征是三苗之民數千王誅之事禹率衆征之
猶尚逆命即三苗是諸侯之君而謂之民者以其頑愚號之
爲民呂刑云苗民弗用靈是謂爲民也呂刑稱堯誅三苗云
無世在下而得有苗國歷代常存者無世在下謂誅叛者絕
後世耳蓋不滅其國又立其近親紹其先祖絲既殛死於羽
山禹乃代爲崇伯三苗亦實其身而存其國故舜時有披省
者復不從化更分北流之下傳云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
其國在南方蓋分北之時使爲南國君今復不率帝道率循
祖往皆釋詁文不循帝道言其亂逆故命禹討之
案舜典皆言舜受終之禍萬事皆舜王之舜自巡守不稟堯
命此言若帝之初其事亦應同矣而此言命禹征苗舜復陟
方乃死與舜受堯禪事不同者以題曰虞書即舜史所錄明
其詳於舜事略於堯禹也。傳會諸至之貌。正義曰軍旅
曰誓曲禮文也隱八年穀梁傳曰詰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
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公晉文公也不及者言於
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之

然於時

尚九四

十三

卷

世有盟也左傳云平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也穀梁傳
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美軍衆而言濟濟知是衆盛
之貌。傳蠢動至討之。正義曰蠢動釋詁文釋訓云蠢不
遜也郭璞云蠢動爲惡不謙遜也日入爲昏是爲闇也動爲
惡而闇於事言其所以宜討之。傳狎侮至德義。正義曰
侮謂輕人自慢謂忽言語故爲狎侮先王輕慢典教侮慢義
同因有二字而分釋之論語云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則狎侮
爲異旅蔡云狎侮君子則狎侮意亦同鄭玄云狎慣忽也慣
見而忽之是侮之義傳取狎侮連言之慢先王典教自謂已
賢不知先王訓教道者物所由之路德謂自得於心反正道
從邪徑敗德義毀正行也。傳廢仁賢任姦佞。正義曰雖
則下愚之君皆云好賢疾佞非知賢而廢之知佞而任之但
愚人所好必同於民賢求其心佞從其欲以賢爲惡謂佞爲
善故仁賢見廢姦佞被任此則昏迷之狀也。傳肆故至下
事。正義曰肆故釋詁文所奉之辭即所伐之罪但天子責
其不恭數其身罪因其文異而分之。傳尚庶至我命。正
義曰釋言云庶幾尚也三句苗民逆命。師臨之一月
反以相解故尚爲庶幾三句苗民逆命。師臨之一月
不服責舜不先有文誥之印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
以兵所以生辭。誥古報。以憚徒且反一音丹未反脅許業

反益焚負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也益以此

義佐禹欲其修德致遠○届音戒蒲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者人

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天之常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

旻天于父母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言舜初耕于歷山之

已自責不責於人○田本或作畷號戶高反旻武巾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

瞍夔夔亦懼瞽亦允若慝惡載事也夔夔懼之

見于父悚懼齊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慝他則反見賢通反瞽音古瞍素后反夔求龜反齋音側皆反

至誠感神矧茲有苗誠和矧況也至和感神况有苗

易以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昌當也以益言為

遂還師兵入曰振旅言整衆○當丁浪反下同還經典皆音旋帝乃誕敷文德遠人

閩何校尚疏四蔡重校十四陸基即刊

大布文德以來舞千羽于兩階千楮羽翳也皆舞者

之○誕音但舞千羽于兩階所執修闡文教舞文

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階徐音皆楮食允反翳於計反闡尺善反七旬有苗格討而不

自來明御之者必有道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荒

服之例去京師二千五百里也○洞庭弄反蠡音禮

三旬至苗格正義曰禹既誓於衆而以師臨苗經三旬苗

氏逆帝命不肯服罪益乃進謀以佐於禹曰惟是有德能動

上天苟能修德無有遠而不至因言行德之事自蒲者招其

損謙虛者受其益是乃天之常道欲禹修德謙虛以來苗既

說其理又言其驗帝乃初耕於歷山之時為父母所疾往至

于田日號泣于旻天於父母乃自負其罪自引其惡恭敬以



左傳論征伐之事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是用兵者
先告不服然後伐之今經無先告之文而有逆命之事故知
貢舜不先有文告之命而即脅之以兵其文告之命感讓之
辭國語亦有其事夫以大師足達用兵之道而不為文告之
命使之得生辭者有苗數千王誅逆者難以言服故禪之以
威武任其生辭待其有辭為之振旅彼若師退而服我復更
有何求為退而又不降復往必無辭議不恭而征之有辭而
捨之正是柔服之道也若先告以辭未必即得從命不從而
後行師必將大加殺戮不以文告感德自來固是大聖之遠
謀也。傳贊佐至致遠。正義曰禮有贊佐是助祭之人故
贊為佐也屈至也釋詁文經云惟德動天天遠而難動德能
動遠又言無遠不届乃據人言德動遠人無不至也益以此
義佐禹欲脩德致遠使有苗自來也德之動天經傳多矣禮
運云聖人順民天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故天降膏露地出
醴泉如此之類皆德動之也。傳自謙至常道。正義曰自
以為滿人必損之自謙受物人必益之易謙卦彖曰天道虧
盈而益謙地之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
好謙是滿招損謙受益為天道之常也益言此者欲令禹德
德息師時謙以待有苗。傳仁覆至責於人。正義曰仁覆
愍下謂之昊天詩云傳文也昊天愍也求天愍已故呼曰昊天

書傳言舜耕於歷山鄭云歷山在河東是耕於歷山之時
為父母所疾故往於田曰號泣于昊天何為然也孟子曰
慕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子既聞命矣號泣于
昊天及父母即吾不知矣公明高曰林爾所知也我竭力耕
田供為子職而已父母不愛我何義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寸
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言舜之號泣怨慕者克已自責不
責於人也。傳惡惡至頑父。正義曰惡之為惡常訓耳舜
典已訓載為事以非常訓故詳其文變變與齊慄共文故為
慄懼之貌自負其罪引惡歸已事督同耳丁寧深言之敬以
事見于父者謂恭敬自因事務須見父恭敬以見變慄然悚
懼齊慄是見時之貌父亦信順之者謂當以事見之時順帝
意不恃怒也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者言感使當時嘗以順耳
不能使每事信順變為善人故孟子說舜既被堯徵用堯妻
之以二女瞽瞍猶與象欲謀殺舜而分其財物是下愚之性
終不可改但舜善養之使不至于惡惡而已。傳誠和至易
感。正義曰誠亦成也成訓為皆皆能相從亦和之義也知
况釋言文上言德能動天次言帝能感替天以玄遠難感替
以頑愚難感言苗民近於天而智於替故言感天感替以况
之天是神也覆動上天言至和尚能感天神而况於有苗乎
言有苗易感神覆動天而不覆言替者以替雖愚猶是人

天神事與人隔感天難於感譬故舉難者以况之其實天與
醫俱言難感以况有苗易於彼二者○傳昌當至整衆○正
義曰昌當也釋詁文禹以益言為當拜受而已即還還不請
者春秋襄十九年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公羊傳
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是言進退由將不須請也
或可當時請帝乃還文不具耳兵入曰振旅釋天文與春秋
二傳皆有此文振整也言整衆而還○傳遠人至來之○正
義曰遠人不服文德以來之論語文也益贊於禹使修德而
帝自誕敷者言君臣同心大布者多設文德之教君臣共行
之也○傳干楯至武事○正義曰釋言云干打也孫炎曰干
楯自蔽扞也郭璞云舞者持以自蔽翳也故明堂位云朱干玉
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舞執斧楯詩云左手執籥右手
秉翟是文舞執籥故干羽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不復征伐
故舞文德之舞於賓主階間言帝抑武事也經云舞干羽即
亦舞武也傳惟言舞文者以據器言之則有武有文俱用以
為舞而不用於敵故教為文也○傳討而至百里○正義曰
御之必有道者不恭而往征得辭而振旅而御之以道史記
吳起對魏武侯云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
滅之此言來服則是不滅是起言滅者以武侯恃險言滅以
周何校
尚疏曰蒸重校
陸基節

懼之辯士之說不必皆依實也知在荒服之例者以其地驗
之為然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荒最在外王畿面五百里其
外四服又每服五百里是
去京師為二卜五百里

皋陶謨第四

虞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皋陶謨謨謀也皋陶為帝**疏**傳謨謀至舜謀○正義曰

不對帝舜故言為帝舜謀將言為**曰若稽古皋陶**順亦

帝舜謀故又訓謨為謀以詳其文**曰若稽古皋陶**順亦

考古道以言之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皆師**曰允迪**

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夫音扶治直吏反下同**曰允迪**

厥德謨明弼諧迪蹈厥其也其古人也言人君當信
政○蹈徒報反禹曰俞如何然其言問皋陶曰都慎厥
身修思永歎美之重也慎修其身思思博敘九族庶

明勵翼邇可遠在茲

言慎修其身厚次叙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勵翼戴上也

命近可推而遠者在此

禹拜曰曰人

以皋陶言為當故拜受而

然之。當丁

疏

曰若至曰命。正義曰史將言皋陶之能謀故為題目之辭曰能順而考案古道而

言之者皋陶也其為帝謀曰為人君者當信實蹈行古人之德而謀廣其聰明之性以輔諸已之政事則善矣禹曰然

行上謀者當謹慎其已身而修治人之事思為父長之德又厚次叙九族之親而不遺棄則衆人皆明曉上意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行之於近而可推而至遠者在此道也禹乃拜

受其當理之言曰然美其言而拜受之。傳亦順至之則。正義曰二謨其目正同故云亦順考古道以言也堯舜考古

以行謂之為典大禹皋陶考古以言謂之為謨典謨之文不本雖言行有異皆是考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故史皆以

古為端目但君則行之臣則言之以尊卑不同故典謨名異禹亦為君而云謨者禹在舜時未為君也顧氏亦同此解

陶德劣於禹皆長考古以言故得同其題目但禹能敷于四

海抵承于帝皋陶不能然故此下更無別辭耳。傳由蹈至其功。正義曰釋詁云由道也聲借為導導音與蹈同故由

又為蹈也其德即其上稽古故曰其古人也而臣為君謀故云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謂蹈履依行之也謀屬聰明

聰明者自是已性又當受納人言使多所聞是以博大此聰明以輔躬和諧其政經推言明傳亦有聰者以耳目同是所用故以聰明言之此曰上不言皋陶猶大禹為謀曰上不

禹鄭玄云以皋陶下屬為句則皆古之下無人名與上三篇不類甚矣。傳最美至之道。正義曰案傳之言以修為上

讀顧氏亦同也。傳言慎至此道。正義曰自身以外九族為近故慎修其身又厚次叙九族猶堯之為政先以親九族

也人君既能如此則衆庶皆明其教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昭九年左傳說晉叔向言翼戴天子故以為翼戴上命言先

鳥之羽翼而奉戴之王者率已以化物親親以及遠故從近可推而至于遠者在於已身親九族之道王肅云以衆賢明

為砥礪為月翼戴云厲作也以衆賢明作輔翼之臣與孔不

同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知人所信任在能安

民禹曰吁成若時惟帝其難之

言帝堯亦以知

人安民為難故

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

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止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

亂真堯憂其敗政故流放之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

孔子其甚也巧言靜言庸言令色象恭滔天禹言有苗驩兜

畢陶曰都在至孔子正義曰畢陶以禹然其言更述修身

親親之道數而言曰人君行此道者在於知人善惡擇善而

信任之在於能安下民為政以安定之也禹聞此言乃驚而

信曰吁人君皆如是能知人能安民惟帝堯猶其難之况

人乎知人善惡則為大智能用官得其人矣能安下民則為

惠政衆民皆歸之矣此其不易也若帝堯能智而惠則當朝

無姦佞何憂懼於驩兜之佞而流放之何須遷徙於有苗之

君何所畏懼於彼巧言令色為甚佞之入三四見惡帝堯方

始去之是知人之難。傳哲智至歸之。正義曰哲智釋言

文舍人曰哲大智也無所不知知人之善惡是能官人惠愛

釋言文君愛民則民歸之。傳孔其至放之。正義曰孔其

釋言文上句既言驩兜有苗則此巧言令色共工之行也故

以堯與共工之事解之巧言靜言庸言令色象恭滔天也

孔子之文在三人之下揔上三人皆其佞也苗言其名巧言

令色言其行令其文首尾互相見故傳通言之禹言有苗驩

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傳不言共工故云

之徒以包之遷與憂畏亦互相承言畏之而憂乃遷

也四凶惟言三者馬融云禹為父隱故不言驩也

驩

兜

人

疏

而

善

惡

擇

善

而

信

而

驚

而

信

曰

哲

智

至

歸

之

善

也

無

所

不

知

故

能

官

人

止

能

哲

而

惠

何

憂

乎

驩

兜

人

也

亂

故舉大事以為戒非是此實甚伎堯不能知也顧氏亦云堯
實不以此為難今云難者俯同流俗之補也○傳載行至為
驗○正義曰載者運行之義故為行也此為薦舉人者稱其
人有德欲使在上用之必須言其所行之事云見此人常行
其其事其事由此所行之事以為有德之驗論語云如
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是言試之於事乃可知其德也
禹

曰何問九德品例 阜陶曰寬而栗性寬弘而栗示而立

和柔而愿而恭慤愿而恭恪○愿音願慤亂而敬亂治

能立事而切韻苦角反恪苦各反謹敬擾而毅擾順也致果為毅○擾而直而溫直行正

氣溫和簡而廉性簡大而剛斷而實塞彊而義

無所屈撓動必合義○撓女考反彰厥有常吉哉彰明吉善也明九

官之則善政之善疏禹曰至吉哉○正義曰阜陶既言其九德禹乃

莊栗也和柔而能立事也慤愿而能恭恪也治理而能謹敬

也和順而能果毅也正直而能溫和也簡大而而廉隅也剛

閩何校 書疏四 林意校 一七

斷而能實塞也強勁而合道義也人性不同有此九德人君

明其九德所有之常以此擇人而官之則為政之善哉○傳

性寬至莊栗○正義曰此九德之文舜典云寬而栗直而溫

與此正同彼云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與此小異彼言剛失之

虐此言剛斷而能實塞實塞亦是不為虛彼言簡失之傲此

言簡大而而廉隅廉隅亦是不為傲也九德皆人性也鄭玄

云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

上下相協乃成其德是言上下以相對各令以相對兼而有

之乃為一德此二者雖是本性亦可以長短自矯寬弘者夫

於緩慢故性寬弘而能矜莊嚴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也○
傳慤愿而恭恪○正義曰愿者慤謹良善之名謹愿者失於
遲鈍貌或不恭故慤愿而能恭恪乃為德○傳亂治至謹敬
正義曰亂治釋詁文有能治者謂才高於人也堪撥煩理劇
者也負才輕物人之常性故有治而能謹敬乃為德也愿言
恭治云敬者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外失於儀故言恭以
表貌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敬以顯情恭與敬其事亦通
愿其貌恭而心敬也○傳擾順至為毅○正義曰周禮太宰
云以擾萬民鄭玄云擾猶馴也司徒云安撫邦國鄭云擾亦
安也擾是安馴之義故為順也致果為毅宣二年左傳文彼
文以殺敵為果致果為毅謂能致果敢殺敵之心是為強貌

也。和順者失於不斷，故順而能決，乃為德也。傳性簡至廉，隅。正義曰：簡者寬大率略之名，志遠者遺近，務大者輕細，弘大者失於不謹，細行者不修，廉隅故簡大而有廉隅，乃為德也。傳剛斷而實塞。正義曰：塞訓實也，剛而能斷，失於空疎，必性剛正而內充實，乃為德也。傳無所至合義。正義曰：強直自立，無所屈撓，或任情違理，失於事宜，動合道義，乃為德也。鄭主論語云：剛謂強志不屈，撓即剛強義同。此剛強異者，剛是性也，強是志也，當官而行，無所避忌，剛也。執已所是不為，眾撓強也。剛強相近，鄭連言之，寬謂度量寬弘，柔謂性行和柔，撓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柔克也。願謂容貌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相類，即洪範云：正直也。簡謂器量，疑簡剛謂事理剛斷，強謂性行堅強，三者相類，即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之次，從柔而至剛也。惟擾而毅，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與此不同。傳彰明至之善。正義曰：彰明吉善常訓也。此句言用人之義，所言九德，謂彼人常能然者，若暫能為之，未成為德，故人君取士必明其九德之常，知其入常能行之，然後以此九者之法擇人而官之，則為政之善也。明謂人君明知之王肅云：明其有常則善也。言有德當有恒也。其意亦言彼能有常人君能明之也。鄭云：人能明其德所行，使其有常則成善。

周何校

八書疏

卷六宣夜

二

在馬

人矣。其意謂彼人自明之與孔異也。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九德。

之中有其三，宣布夙夜，須也。卿大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須明行之，可以為卿大夫。浚息浚反，馬云也。

大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其身敬行六德，以信也。治政事則可以為諸侯，嚴如字，馬徐魚檢反。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翕和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

在官。翕和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

官。翕許及反，俊又馬。百僚師師，百工惟時。僚工皆曰千人，曰俊百人，曰又馬。

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撫于五辰，庶績其疑。疑成也，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撫于五辰，庶績其疑。疑成也，師

政無非。僚本又作寮。撫于五辰，庶績其疑。疑成也，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撫于五辰，庶績其疑。疑成也，師

皆無順五行之時，眾功皆成。疏。日宣至其疑。正義曰：撫方武反，疑魚陵反，馬云定也。日宣至其疑。正義曰：撫而官之，此又言官之所宜，若人能日日宣布三德，早夜思

念而須明行之，此人可以為卿大夫，使有家也。若日日嚴敬其身，又能敬行六德，信能治理其事，此人可以為諸侯，使有

國也。然後揔以天子之任，合受有家有國三六之德而用之。

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得用事事各盡其能無所遺棄則
天下後德治能之士並在官矣皆隨賢才任職百官各師其
師轉相教誨則百官惟皆足矣無有非者以此撫順五行之
時以化天下之民則眾功其皆成矣結上知人安民之意○
傳三德至大夫。正義曰此文承九德之下故知三德是九
德之內果有其三也周語云宣布哲人之令德宣亦在義故
為布也風早釋詁文又云須待也此經之意謂夜思之明曰
行之須為待之意故後為須也大夫受采邑賜氏族立宗廟
出不絕祀故稱家位不虛受非賢臣不可言能日日布行三
德早夜思之待明行之如此念德不懈怠者乃可以為大夫
也以士甲故言不及也計有一德二德即可以為士也鄭以
三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經無此意也。傳有國至諸
侯。正義曰天子分地建國諸侯專為已有故有國謂諸侯
也祗亦為敬敬有二文上謂敬身下謂敬德嚴則敬之狀也
故言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為諸侯
也諸侯大夫皆言日日者言人之行德不可暫時捨也臣當
行君之令故早夜思之君是出令者故言敬身行德此文以
小至大揔以之事故先大夫而後諸侯。傳翕合至在
官。正義曰翕合。文以文承三德六德之下故言合受
三六之德而用之以此人為官令其布施政教使此九德之

書充四

十一

人皆居官用事謂天子也任之所能大夫所行三德或在諸
侯六德之內但并此三六之德即充九數故言九德皆用事
謂用為大夫用為諸侯使之治民事也大夫諸侯當身自行
之故言日宣日嚴天子當任人使行之故言合受而用之其
實天子亦備九德故能任用三德六德也則後德治能之士
並在官矣又訓為治故云治能馬王鄭皆云才德過千人為
俊百人為一。傳僚工至無非。正義曰僚官釋詁文工官
常訓也師師謂相師法也。傳疑成至皆成。正義曰鄭玄
亦云疑成也王肅云疑猶定也皆以意訓耳文承百工之下
撫于五辰還是百工撫之故云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則眾
功皆成也五行之時即四時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土寄
王四季故為五行之時也所撫順者堯舜授民時平秩東
作之類。無教逸欲有邦。不為逸豫貪欲之常。兢兢業業
是也。兢兢業業危懼萬事之微。兢兢業業危懼幾微也言當

業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業業危懼幾微也言當

字徐五音反。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曠空也位
幾徐音機。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曠空也位
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
可以天官私非其才。

哉

天次叙人之常性各有分義當勅正我五常之教使

天

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庸常自用也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

五等之禮以按之使有

常。有庸馬本作五庸同寅協恭和衷哉

寅使同敬合恭而

和善。重音中。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卿大夫士之服也尊卑

形章各異所以命有德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以五刑討有罪

政事懋哉懋哉

君居天官聽政治

事不可以不自勉

下必致之無教在下

為逸豫貪欲之事是有國之當道也為人君當兢兢然戒慎業業然危懼言當戒慎一日二日之間

而多不可獨治當立官以佐已無得空廢眾官使才非其任

此官乃是天官人其代天治之不可以天之官而用非其人

又言典禮德刑皆從天出天次叙人倫使有常性故人君為

政當勅正我父母兄弟子五常之教教之使五者皆淳厚哉

天又次叙爵命使有禮法故人君為政當奉用我公侯伯子

男五等之禮按之使五者皆有常哉按以常禮當使同敬合

恭而和善哉天又命用有九德使之居官當承天意為五等

之服使五者尊卑彰明哉天又討治有罪使之絕惡當承天

意為五等之刑使五者輕重用法哉典禮德刑無非天意人

君居天官聽治政事當須勉之哉。傳不為至之常。正義

曰毋者禁戒之辭人君身為逸欲下則效之是以禁人君使

不自為耳不為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也。此文主於

天子天子謂天下為國詩云生此王國之類是也。傳統疏

至之微。正義曰釋訓云兢兢戒也業業危也戒必慎危必

懼傳言慎懼以足之易繫辭云幾者動之微故幾為微也一

日二日之間微者乃有萬事言當戒慎萬事之微微者尚有萬則大事必多矣且微者難察察則勞神以言不可使耳馬王皆云一日二日猶日日也。傳曠空至其才。正義曰曠之為空常訓也位非其所職不治是為空官天不自治立君乃治之君不獨治為臣以佐之下典禮德刑無非天意者天意既人君當順天是言人當代天治官官則天之官居天之官代天為治苟非其人不堪此任人代天居之不可不得私非其才王肅云天不自下治之故人代天居之不可不得

其人也。傳天次至天下。正義曰天叙有典有此五典即
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但
人性有少多少耳天次敘人之常性使之各有分義義宜也今
此義慈友恭孝各有定分合於事宜此皆出天然是為天次
敘之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之意勅正我五常之教使合於
五者皆厚以教天下之民也五常之教人君為之故言我也
五教徧於海內故以天下言之。傳庸常至有常。正義曰
庸常釋詁文又云由自由是用故自為用也天次敘有禮
謂使賤事貴卑承尊是天道使之然也天意既然人君當順
天意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之貴賤有常也
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至於諸侯車馬衣服國家禮儀饗食燕
好饗錄殯年禮各有次秩以接之上言天叙此云天秩者敘
謂定其倫次秩謂制其差等義亦相通上云勅我此言自我
者五典以教下民須勅戒之五禮以接諸侯當用我意故文
不同也上言五傳此言五庸者五典施於近親欲其恩厚五
禮施于臣下欲其有常故文異也王肅云五禮謂王公卿大
夫士鄭玄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此
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傳衷善至和善。正義曰衷之為
善常訓也故左傳云天誘其衷說者皆以衷為善此文承五
禮之下禮尚恭敬故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也

鄭玄以為井上之禮共有此事五典室家之內務在相親非
復言以恭敬恭敬惟為五禮而已孔言是也。傳五服至有
德。正義曰益稷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是天
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其尊卑彩章各異於彼傳具之天命
有德使之居位命有貴賤之倫位有上下之異不得立名
以此等之象物以彰之先王制為五服所以表貴賤也服有
等差所以天聰明自我民聰明福民所歸者天命
別尊卑也天聰明自我民聰明福民所歸者天命
之行用民為聰明天明明自我民明威亦用民成
其威民所叛言天討之是天明可畏達于上下於哉
之効。畏如字徐音威馬本作威

有土 言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辭
有土 言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辭
有土 言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辭
有土 言天所賞罰惟善惡所在不辭

可底行 言其所陳九德以下之
可底行 言其所陳九德以下之
可底行 言其所陳九德以下之
可底行 言其所陳九德以下之

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
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
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
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

贊 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徒亦贊奏上古行
贊 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徒亦贊奏上古行
贊 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徒亦贊奏上古行
贊 言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徒亦贊奏上古行

徐音智思如字徐音息更反襄息羊反上疏天聰至襄

也馬云因也案爾雅作儀因也如羊反正義曰此承

上懸哉之下言所勉之者以天之聰明視聽觀人有德用我

民以為耳目之聰明察人言善者天意歸賞之又天之明德

可畏天威者用我民言惡而叛之因討而伐之成其明威天

所賞罰達於上下不避貴賤故須敬哉有土之君卑臨既陳

此成欲其言入之故曰我之此言順於古道可致行不可忽

也禹即舜之曰然汝言用而致可以立功重其言以深戒帝

卑陶乃承之以謙曰我未有所知未非思致於善我所言曰

後贊美上古所行而言之哉非已知思而所自能是其謙也

。傳言天至聰明。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為心此

經大意言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聰明謂聞見也天之所聞見

用民之所聞見也然則聰明直是聞見之義其言未有善惡

以下言明威是天降之禍知此聰明是天降之福此即泰誓

所云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故民所歸者天命之夫

而言之民所歸就天命之為天子也小而言之雖公知大夫

之任亦為民所歸向乃得居之此又主於天子故言天視聽

人君之行用民為聰明戒天子使順民心受天之福也。傳

言天至敬懼。正義曰上句有賞罰故言天所賞罰不違實

賤此之達於上下言天子亦不免也喪服鄭玄注云天子諸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四

侯及卿大夫有也者皆曰君即此有土可兼大夫以上但此
文本意實主於天子戒天子不可不敬懼也。傳言我至之
序。正義曰皋陶自言可致行禹言致可績此承而為謙知
其自言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也思字屬上句王肅云實
贊猶贊奏也顧氏云襄上也謂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也經
云曰者謂我上之所言也傳不訓襄為上已從襄陵而釋之
故二劉並以襄為因若必為因孔傳無容不訓其意言進習
上古行事因贊成其辭而言之也傳雖不訓襄字其義當如
王說皋陶慮忽之自云言順可行因禹美之即承謙辭一揚
一抑言之次序也鄭玄云贊明也襄之言暢言我未有所知
所思徒贊明帝德陽
我忠言而已謙也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五

益稷第五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益稷

禹稱其人

疏

傳禹稱至名篇。正義曰禹言暨益暨稷是禹稱其二人二人佐禹有功

因以此二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暨益故益在稷上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為棄稷棄稷

一人不宜言名又言官是彼誤耳又今此篇於皋陶謀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皆由不見古文妄為說耳帝曰

來禹汝亦昌言

因皋陶謨九德故呼禹使亦陳當言當丁浪反本亦作讜當易反李登

聲類云讜言善言也

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拜而歎辭不言欲使帝重皋陶所陳言已思日孜孜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思徐如字又息吏反致音茲臯陶

曰吁如何

問所以致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

襄陵下民昏墊

言天下民昏墊溺皆困水災。浩戶老反墊丁念反音務一音茂本

或作務溺乃歷反

予乘四載隨山刊木

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陸乘輶

山乘輶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也。乘音繩刊苦安反輔丑倫反漢書作槎如淳音絕以板置泥

上服虔云木槎形如木箕適行泥上戶子云澤行乘絕絕音子絕反擗力追反史記作橋徐音丘遙反漢書作楫九足反

行下子孟反擗士雅反下同

既且益奏庶鮮食

奏謂進於民鳥獸新

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

予決九川距四

海濬畎澮距川

距至也決九州各川通之至海一畎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二尋

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亦入海。畎工犬反澮故外反廣光浪反深戶鳩反

既且稷播奏庶

艱食鮮食

艱難也衆難得食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鱉使民鮮食之。艱工閑反馬本作

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

懋遷有無化居

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

詞可校

言沈上

木豆三交

注用子

勉勸天下，徙有之，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承民乃粒，萬

邦作乂。米食曰粒。言天下由此為治本。臯陶曰：俞

師汝昌言。言禹功甚當，可師。疏：帝曰：來至汝昌言。

謀帝又呼禹進之曰：來禹，汝亦宜陳其當言。禹拜曰：嗚呼，帝

於臣職而已。臯陶怪禹不言，故謂之曰：吁，問其所以孜孜之

事如何。禹曰：往者洪水，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

厥沈溺，皆困水災。我乘舟車，輻輳，等四種之載，隨其所往，之

山，槎木，通道而治之，與益所進於人者，皆有槎木，所獲，泉鳥

獸，鮮肉為食也。我又通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於四海，深其畝

澮，以至於川水，漸除矣。與稷播種五穀，進於衆人，難得食，與

乃決水，所得魚鱉，鮮肉為食也。人既皆得食矣，又勤，勉天下

徙有之，無交易，其所居，積於是，天下衆人，乃皆得米粒之食

萬國，由此為治理之政。我所言，孜孜者，在此也。臯陶曰：然，可

以為師法者，是汝之當言。傳：因臯至當言。正義曰：上篇

臯陶謀九德，此帝呼禹，令亦陳當言，亦者，亦臯陶也。明上篇

臯陶辭與益相應，其言亦對帝也。上傳云：臯陶為帝舜謀者

以此而知也。傳：拜而至而已。正義曰：既已拜而歎，必有

所美，獲辭而不言，是知欲使帝重臯陶所陳言已無以加也。

王肅云：帝在上，臯陶陳謀於下，已備矣。我復何所言乎？是也。

既無所言，故言已思惟。日孜孜，不敢怠惰，奉成臣職而已。致

林襄三十五年左傳云井陘木川列是除木之義也毛傳云
涂木曰槎故曰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傳奏至進食
正義曰黎民阻飢為人治水故知奏謂進食於人也礼有鮮
魚膳以其新殺鮮淨故名為鮮是鳥獸新殺曰鮮魚鱉新殺
亦曰鮮也此承山下故為鳥獸下承水後故為魚鱉其新殺
之意同也既言川木乃進鮮食食是除木所得故言與益槎
木獲鳥獸人以進食○傳距至至入海○正義曰距者相抵
之名故為至也非是名川不能至海故決九州之名川通之
至海也考工記云匠人為溝洫起廣五寸二尺謂之溝一耦之
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
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一成間廣八夫
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是
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也以小注大故從畎遂溝洫乃以
入澮澮入於川入於海是畎內之水亦入海也推言畎澮以
舉大小而略其餘也先言決川至海後言澮畎至川者川既
入海然後澮得入川故先言川也○傳艱難至鮮食之○正
義曰艱難也釋詁文禹主治水稷主教播種水害漸除則有
可耕之地難得食處先須教導以救之故云衆難得食處則
與稷教人播種之易得食處人必自能得之意在救人難危
之厄故舉難得食處以言之於時雖漸播種得穀猶少人食

未足故決川

有魚鱉使人鮮食之言

食魚以助穀也

鄭玄云

與稷教人種澤物

未足故決川有魚鱉使人鮮食之言食魚以助穀也鄭玄云
與稷教人種澤物菜蔬艱厄之食稷功在於種穀不主種菜
蔬也言后稷種菜蔬艱厄之食傳証未有此言也○傳化易
至居積○正義曰變化是改易之義故化為易也居謂所宜
居積者近水者居魚鹽近山者居林木也勉勸天下從有之
無者謂徙我所有往彼無鄉取彼所有以濟我之所無魚鹽
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宜居積言此迂者謂將物去不得
空取彼物也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來
也○傳米食至洽本○正義曰說文云粒糲也今人謂飯為
米糲遺餘之飯謂之一粒兩粒是米食曰粒言是用米為食
之名也人作穀不生政由穀而就言天下由此穀為治政之
本也君子之通以謙虛為德禹盛言已功者為臣之法當致
以勉勸人臣非自伐也

曰人則

受其戒

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

言真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
臣必用直人○好惡上呼報反下烏路反又並如字

動不應後志

後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
命以待帝志○應應對之應後胡啓反

惟

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天又重命用美○施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禹曰俞鄰近也言君臣疏禹曰都至曰俞○正義曰禹

鳴呼帝當謹慎以所在之位帝受其戒曰然禹又戒帝曰若

欲慎沒在位當須先安定沒心好惡所止念慮事之微細以

保安其身其輔弼之臣必用正直之人若能如此惟帝所動

則天下大應之以待帝志以明受天之布施於天具重命帝

用美道也帝以禹言已重乃驚而言曰吁臣哉近哉臣當親

近君也近哉臣哉君當親近臣也言君臣當相親近共與成

政道也禹應帝曰然言君臣宜相親近也○傳言直至直人

○正義曰此禹重戒帝覆上慎乃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謂

心之所止當止好不止惡言惡以刑好也太學云為人君止

於仁為人所止於敬好惡所止謂此類也傳意以上推為念

下推為辭故云念慮幾微然後以保其好惡所安寧耳○傳

後待至帝志○正義曰後待釋詁文帝先能自安所止心之

所止止於好事其有舉動發號出令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

待帝志謂靜以待命有命則從也○傳昭明至用美○正義

曰堯典已訓昭為明此重訓詳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之

所欲天必從之帝若能安所止非但人歸之又乃明受天之

報施天下太平祚胤長遠是天之報施也天又重命用美謂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疏

以卑陶然已因歎而戒帝曰

若

微細以

動

帝

當親

近

臣

也

言

君

臣

當

相

親

近

共

天又重命用美○施

始致反重直用反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疏

以卑陶然已因歎而戒帝曰

若

微細以

動

帝

當親

近

臣

也

言

君

臣

當

相

親

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疏

以卑陶然已因歎而戒帝曰

若

微細以

動

帝

當親

近

臣

也

言

君

臣

當

相

親

近

共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昭明也非但人應之

水草有文者火為火字粉若粟冰米若聚米黼若斧形黃

為兩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絺五色備曰繡。藻音早本又作

藻粉米說文作粉蘇徐本作絺音米黼音甫白與黑謂之黼

黻音非黑與青謂之黻絺徐物私反又勅其反馬同鄭陸里

反刺也繡音佩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天子

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黻一服藻火大夫加粉

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備一以五采明施一五色作尊卑之服

汝明制之。衮工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

本反僭子念反 以出納五言汝聽 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六律

信五德之言施于氏以成化汝當聽審之 予違汝弼汝

無面從退有後言 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

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 四近前後左右之臣

於是以而為非者當察之 侯以明之撻以記之 當有射

以明善惡之教若撻不是者使記識其 書用識哉欲

過。撻他末反又他達反各勅疑反 並生哉 工以納言時而颺之

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 格則承之庸之不吝則威之

義而風道之。颺音揚 天下人能至于道則承用之任以官不從

則以刑威之。否方有反徐音鄙任汝鳩反 疏 帝曰臣至

義曰帝以禹然已言又說須臣之事作我股肱且曰言已動

作視聽皆由臣也我欲助我所有之人使之家給人足汝當

與我為之我欲觀示君臣上下以古人衣服之法象其日月

星石山龍華蟲作會合五采而畫之又畫山龍華蟲於宗廟

彝樽其藻火粉米黼黻於絺葛而刺繡以五種之彩明施於

五色制作衣服汝當為我明其差等而制度之我欲聞知六

律和五聲播之於八音以此音樂察其政治與忽怠者其樂

音又以出納五德之言汝當為我聽審之我有違道汝當以

義輔成我汝無得知我違非而對面從我退而後更有言云

我不可輔也既言其須臣之力乃撻勅之敬其職事哉汝在

我前後左右四旁鄰近之臣也其衆類頑愚讒說之人若有

行不在於是而為非者汝當察之以法行射侯之禮知其
以惡以明別之行有不是者又撻其身以記之書其過者以
以讖所以辨之書之者與其改悔欲與並生活哉工樂之官
以約諫言於上當是正其義而顯揚之使我自知得失也又
摠言衙下之法天下之人有能至於道者則當承受而進用
之當任以官也不從教者則以刑罰威之當罪其身也此等
皆汝臣之所為○傳言大幹若身○正義曰君為元首臣為
股肱耳目大幹如一身也足行手取耳聽目視身雖百幹四
者為大故舉以為言鄭玄云動作視聽皆由臣也○傳左右
至成我○正義曰釋詁云左右助慮也同訓為慮是左右得
為助也立君所以牧人人之自營生產人君當助教之論語
稱孔子通儒欲先富民而後教之故云助我所有之民欲富
而教之也君子施教本為養人故先云助人舉其重者以其
為人事重當須翼成故言汝翼次顯君施教化須臣為之故
言汝為次明衣服上下標顯尊卑故云汝明次云六律五聲
故云汝聽各隨事立文其實不異○傳布力至為之○正義
曰詩云四方于宣論語云陳力就列是布政用力故言布力
立治之功汝群臣當為之○傳欲觀至服制○正義曰觀示
法象之服制者謂欲申明古人法象之衣服垂示在下使觀
之也易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象物制服蓋因黃

七末

六二

帝以還未知何代而具彩章舜言已欲觀古和在舜之前耳
○傳日月至旌旗○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三辰旂旗昭其
明也三辰謂此日月星也故曰日月星為三辰辰即時也三
者皆是示人時節故並稱辰焉傳言此者以辰在星下摠上三
事為辰辰非別為物也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
玄云星謂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星辰異者彼鄭
以備祭天之諸神十二次也次亦當祭之故令辰與星別此
云畫之於衣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傳云三辰
即日日月星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准日月為常不言畫星
蓋太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葬盛姬畫日月七
星蓋畫北斗也草木雜皆華而有華而草華為美故云華象草華
蟲雉也周禮司服有鷩鷩鷩鷩則雉焉雉五色象草華也月令
五時皆云其蟲蟲是鳥獸之摠名也下云作服汝明知畫三
辰山龍華蟲於衣服也又言旌旗者左傳言三辰旂旗周禮
司常云日月為常工皆禮有以華後因於前故知舜時三辰
亦畫之於旌旗也下傳云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畫之於
衣服又畫於旌旗也周禮司服云事先王則衮冕衮者卷也
言龍首卷然以衮為名則所畫自龍下無日月星也鄭特
註云卷之日王披衮冕以象天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
天也鄭玄云謂前日月星辰之章設日月畫於衣服旌旗也

據此記文衮冕之服亦畫日月鄭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
魯禮也要其文稱王被服衮冕非魯事也或當二代天子衣
上亦畫一辰白龍章為首而便衮統名曰禮文殘缺不可得
詳但如孔解舜時天子之衣畫日月耳鄭玄亦以為然王肅
以為舜時一辰即畫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
傳會五至為飾○正義曰會者合聚之名下云以五彩彰施
於五色作服知會謂五色也禮衣畫而裳繡五色備謂之繡
知畫亦備五色故云以五彩彰施此畫為謂畫之於衣宗彝文
承作會之下故云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為飾知不以日
月星為飾者孔以三辰之尊不宜施於器物也周禮有山龍
龍勺雞彝鳥彝以類言之知彝樽以山龍華蟲為飾亦畫之
以為飾也周禮彝器所云犧象雞鳥者鄭玄皆為畫飾與孔
意同也周禮彝器無山龍華蟲為飾者帝王革易所尚不同
故有異也○傳藻水至曰繡○正義曰詩云魚在在藻是藻
為水草草類多矣獨取此草者謂此草有文故也火為火字
謂刺繡為火字也考工記云火以圓鄭司農云謂圓形似火
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記是後人所作何必能得其真今之
服章繡為火字者如孔所說也粉若粟米者粉之在粟其狀
如冰米若聚米者刺繡為文類聚米形也繡若斧形考工記
云白與黑謂之繡釋器云斧謂之繡孫炎云繡文如斧形蓋

九ノ七五

心九二

百十

半白半黑以斧刃白而身黑黻謂兩已相背謂刺繡為已字
兩已字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刺繡為兩已字以
青黑線繡也詩葛覃云為絺為紵用葛也玉藻云浴用
二巾上絺下紵曲禮云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君
者華之中以紵皆以絺貴而紵賤是絺精而紵麤故葛之精
者曰絺五色備謂之繡考工記文也計此所陳皆述祭服祭
服玄纁為之後代無用絺者蓋於時仍質暑月染絺為纁而
繡之以為祭服孔以華象草華蟲每則合華蟲為一周禮鄭
玄注亦然則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也藻火粉
米黼黻六章繡於裳也天之數不過十二故王者制作皆
以十二象天也顧氏取先儒等說以為日月星取其照臨山
取能與雲雨能取變化無方華取文章維取耿介顧氏雖以
華蟲為二其取象則同又云藻取有文火取炎上粉取潔白
米取能養黼取能斷黻取善惡相背鄭玄云會讀為繪宗彝
謂宗廟之鬱密樽也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彝彝而巳粉米
白米也絺讀為繡繡紵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
飾祭服凡畫者為繪刺者為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
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為旌旗謂龍為衮宗彝為彝或損
益上下更其等差鄭意以華蟲為一粉米為一加宗彝謂虎
彝也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雌彝故以宗彝為虎雌也此經

所云凡十二章日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
作繪施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
其等差周禮司服之注具引此文乃云周而變易之損益上下更
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畫於旌旗冕服九章登龍於
山登火於宗彝尊具神明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
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為績次六曰藻次
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以絺為繡則衣之衣五章裳四
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
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是鄭以冕服之
名皆取章首為義衮冕九章以龍為首龍首卷然故以衮為
名鷩冕七章華蟲為首華蟲即鷩雉也鷩冕五章虎雉為首
虎雉毛淺雉是亂毛故以鷩為名如鄭此解配文甚便於繡
繡之義摠為消帖但解宗彝為虎雉取理太迫未知所說誰
得經旨。傳天子至制之。正義曰此言作服設明故傳辨
其等差天子服日月而下十二章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
八章再言而下明天子諸侯皆至黼也士服藻火二章大
夫加粉米四章孔注上篇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則卿
與大夫不同當加之以黼黻為六章孔略而不言孔意蓋以
周禮制諸侯有三等之服此諸侯同八章者上古朴質諸侯

卷九十五

八十一

俱南面之尊故合三為一等且禮諸侯多同為一等故雜記
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
葬是也孔以此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在上下句
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粉米尊於藻火故
從上以尊卑差之上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為四章
以衣在上為陽統於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為陰統於
下故所重在後詩稱文衮及黼顧命云麻冕黼裳當以黼為
裳故首舉黼以言其事如孔說也天子諸侯下至黼大夫
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
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訓彰為明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
作尊卑之服故當分明制之令其勿使僭也鄭云五色曰
采施口色以木性施於緇帛故云以五采施於五色也鄭云
作服者此十二章為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
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亦是以
意說也此云作服推據衣服所以細有宗彝及孔云旌旗亦
以山龍華蟲為飾者但此難以眼為上上既云古人之象則
法象分在器物皆悉明之也此亦服而已旌旗器物皆彩
飾彼服以明尊卑故禮之作服以結之。傳言欲至審之。
正義曰此經大意令臣審聽樂音察山之治否以報君也金

不絲竹匏土革木八物各出其音謂之八音八音之聲皆有
清濁聖人差之以為五品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五聲高下
各有其準則聖人前為六律與五聲相均作樂者以律均聲
聲從器出帝言我欲以六律和彼五聲八音以此樂之音聲
察出之治否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
以怒其政乖此則聽聲知政之道也言今聽作樂若其音安
樂和平則時政辨治而修理也若其音怨怒乖離則時政忽
慢而怠惰也是用樂之聲音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也知其
治理則保以修之知其忽怠則改以修之此治理忽怠人若
所願聞也又樂之感人使和易調暢若樂云合度則言必得
理以此樂音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乃君之發言合彼
五德施之於人所以成其教化身出五言也人之五言合彼
五德歸之於君可以成諷諫是納五言也君言可以利民
言可以益君是言之善惡由樂音而知也此言之善惡亦人
君之所願聞也政之理忽言之善惡皆是上所願聞欲令察
知以告已得守善而改惡故帝令臣設當為我聽審之也六
律六呂當有十二惟言六律者鄭玄云舉陽陰從可知也傳
以五言為五德之言者漢書律歷志稱五聲播於五宮則備
為仁商為義徵為禮羽為智宮為信志之所備必有舊說也
言五聲與五德相協此論樂事而云出納五言知是出納五

九之九
卷之五

陳伯奇

德之言也樂音和則五德之言得其理音不和則五德之言違
其度故亦以樂音察五言也帝之此言自說臣之大法於舜
所聽便聽韶樂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季札見舞韶樂而歎
曰德至矣哉大矣殆天之無不壽也如地之無不載也然則
韶樂盡善盡美有理無忽而非言忽者韶樂自美耳樂採人
歌為曲若其怠忽則音辭亦有焉故常使聽察之也○傳四
近至察之○正義曰四近謂前後左右四者近君之臣也
有伯之上臣其不及知四近謂前後左右四者近君之臣也
使敬其職也更欲告以此下之辭故勅之衆頑愚讒說之人
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為非者當察之知其非乃持之書之
此與以下發端也庶頑讒說謂朝廷之臣格則承之乃謂天
下之人舜之朝廷當無讒說之人故設為大法戒慎之耳四
近之臣曹謂近君之臣耳無常人也鄭玄以四近為左輔右
弼前疑後承惟伏生書傳有此言文王世子云有師保有疑
承以外經傳無此官也○傳當行至其過○正義曰禮射禮
張侯射之知侯以明之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射禮
有序官以賢詢衆擇善之義是可以明善惡也答捷不是者
使記識其過謂過輕者也○大罪刑殺之矣占之射侯之士無
以言之察周禮司裘云王大射則供虎侯能侯豹侯設其鵠
諸侯則供熊侯豹侯卿大夫則供棗侯皆設其鵠鄭玄注云

九寸弓即方一丈八尺熊十弓方一丈四尺豹麋五十
弓方一丈鄭又引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貝廣而鵠居一
為則丈八之侯鵠方六尺丈四之侯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
一丈之侯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此皆大射之侯也射人云
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
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二耦射一侯二正鄭玄注云五正
者五米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去文黃二正者
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此賓射之侯也鄭以賓射三侯步數高
廣與大射侯同正大如鵠司裘及射人所云諸侯者謂圻內
諸侯若所外諸侯則儀禮大射云大侯九十弓熊侯七十弓
豹侯五十弓皆以三耦其實射則無文若天子已下之燕射
案御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
麋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熊侯已下同五十弓即侯身高一丈
君臣共射之○傳書識至並生○正義曰書識其非亦是小
過者也欲並生哉總上三考侯以明之辨以記之書用識哉
皆是欲其改悔與無過之人共並生也○傳工樂至道之○
正義曰禮通謂樂官為工知工是樂官則周禮大師瞽矇之
類也樂官掌頌詩言以納諫以詩之義理或微人君聽之若
有不悟當正其義而揚道之揚舉也舉而道向君也○傳天
下至威之○正義曰言受之用之則此人未任官也故言謂

天下民必也能至於道即賢者故承用之而任以官也否謂
不從教者則以刑威之而罪其身也臣過必小故持之重言之
人罪或大故以刑威之

蒼蒼生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蒼萬邦黎獻共惟帝

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不讓敢不敬應上惟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上帝不

時敷同日奏罔功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用朱堯子舉以戒之

傲虐是作罔書後頌頌常頌頌肆惡無休息

反性同頌五客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

反性同頌五客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

世

朋群也。州朱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無度羣淫。於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殄徒見反。予創

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創懲也。塗山國名。懲。舟朱之惡。辛日娶妻。

至壬甲日復往治水不以私害公。娶促住反復扶又反。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

荒度土功

啓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各之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呱音孤子。

如字鄭將吏。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

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四方相距為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至于五

千馬云。面五千里為方萬里。鄭云。五服已五千。又弼成。為萬。里州十有二師。二千五百人為師。鄭云。師長也。要一遙反。

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薄迫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為方伯。謂之五長。以相

統治以獎帝室。薄蒲各反。徐扶。各。迪有功。苗頑弗

即工帝其念哉

九州五長各蹈為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別彼列反。

閩何校

書疏王

林宣校

十一

志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

言天下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有次序。敢不

念

禹曰。至惟叙。正義曰。禹既得帝言。乃咨帝曰。然既

乎。帝之任臣。又言當擇人。克備大天之下。旁至四海之

隅。蒼蒼然生草木之處。皆是帝德所及其內。有萬國眾賢。皆

共為帝臣。言其可用者。甚眾也。帝當就其眾賢之內。舉而用

之。其舉用之法。各使陳布其言。納受之。以其言之所能。從其

所能。而驗試之。明顯眾人所能。當以功之大小。既知有功。乃

賜之以車服。以表其功。有能而用。帝以此法用人。即在下之人

知官不妄授。必用度才能。而使之如此。誰敢不讓。有德敢不

敬。應帝命。而推先善人也。若帝用臣。不是不且。試驗不知。臧

否。則群臣遠近。編布同心。而日進無功之人。既戒。帝擇人。又

勸。帝自勤。無若舟朱之傲。惟慢。藝之遊。是其所好。傲戲。而為

虐。是其所為。為此惡事。不問晝夜。而額額然。恒為之。無休息

又無水。而陸地行舟。羣朋。滌決於室家之內。用此之故。絕其

世嗣。不得居位。我本創用。朱之惡。若是也。故娶於塗山之國

歷辛壬癸甲。四日。而即往。治水其後。過門不入。聞啓呱呱。而

泣。我不暇入。而子各之。惟以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水土既

平。乃輔成。五服。四。而相距。至于五千里。州十有二師。其治。水

之時。所役人。功。每州。用十有二師。各用三萬人。也。自京師。外

迫及四海其間諸侯五國皆立一長也相統領以此諸侯各
踏行所職並為有功惟有三苗頑凶不能就官我以供勤之
政得使災消沒帝念此事哉不可不自勤也帝答禹曰天下
之人皆踰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惟自勤也帝答禹曰天下
美其功也。傳光天至廣遠。正義曰堯典之序訓光為充
即此亦為充言充滿大天之下也據其方面即四隅為遠至
于海隅與遠遠之。傳言帝境所及廣遠其內多賢人也。傳
獻賢至用之。正義曰釋言云獻聖也賢是聖之次臣德不
宜言聖故為賢也萬國眾賢共為帝臣言求臣之處多也帝
舉是眾賢而用之使陳布其言令其自諍已之所能聽其言
而納受之依其言而考試之顯明眾臣皆以功大小為差然
後賜車服以旌別其人功能事用是舉賢用人之法也舜典
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奏試二字與此異者彼言施於諸侯
其人見為國君故令奏言試功此謂方始擢用故言納庶納
謂受取之庶謂在羣衆。傳帝用至流故。正義曰帝用巨
不是不以言考功在下知帝不分別善惡則無遠近偏布同
心日日進於无功之人由其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也敷是
布之義故言遠近布同同心妄舉也。傳丹朱堯子。正義
曰漢書律歷志云堯讓舜使子朱處於丹淵為諸侯則朱是
名丹是國也。傳傲戲至休息。正義曰詩美備武公云善

九流五

一一

卷五

戲。謂今不為虛兮丹朱又之故傲戲而為虐也。頌頌是不休
息之意。陸謂縱恣也。晝夜常頌頌然縱恣為惡。無休息時也。
傳朋羣至得嗣。正義曰朋輩與羣聚義同。故朋為羣也。聖
人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丹朱乃習於無水而陸地行舟
言其所為惡事無節度也。此乃稟受惡性習惡事也。鄭玄云
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頌頌使人推行
之。案下句云予劓若時乃勤治水則丹朱行舟之時水尚未
除非効洪水之時人乘舟也。群淫於家言羣聚妻妾恣意淫
之無男女之別。故言妻妾亂也。用是之惡。故絕其出位不得
嗣父也。此用於嚴。由一句。既見出絕今始言之。以明行惡
之驗。此句非禹所劓劓之者。劓其行之惡耳。傳劓懲至害
公。正義曰劓與懲皆是見惡自止之意。故云劓懲也。哀七
年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縣東北塗
山國名蓋近彼山也。娶于塗山言其所娶之國耳。非就妻家
見妻也。懲丹朱之惡。故不可不勤。故半口娶妻至于甲日復
在治水。孔云復往則已。一治水而繼事成昏也。鄭玄云登用
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言而為帝所命。治水鄭意娶後始受
帝命。娶前未治水也。然娶後始受帝命。當云間命。即行不須
許辛之與甲日數多少。當如孔說。婚事成昏也。此時禹父
憂而得為昏者。解故而不可不勤。禹娶日治水四年。兗州始

畢禹娶不必在極絲之年也。傳啓禹至功故。正義曰啓禹子世本文也。孟子稱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是至門而聞啓泣聲不暇如人父子名為已子而愛念之，以其為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訓荒為大治，謂去其水度，謂量其功故治。度連言之。傳五服至萬庸。正義曰據禹貢所云五服之名數，知五服即甸侯綏要荒服也。彼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為方五千里也。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直路五千里也。治洪水輔成之者，謂每服之內為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禮大司馬法二十五百人為師，每州十有二師，通計之一州用三萬人，功摠計九州用二十七萬庸，亦功也。州境既有闊狹，用功必有多少。例言三萬人者，大都通率為然，惟言用三萬人者，不知用幾日也。鄭玄云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不知用幾日也。鄭玄云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九州立十二人為諸侯，師以佐牧堯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為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為圻內，餘四十八八

音疏三林重校

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王帛者萬國。言執王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為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千二百國也。九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其餘四國者一伯，七十里有畸，至于圻內，則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十有畸，至于圻內，則子男而巳。鄭云禹弼成五服，面各五千里，王肅禹貢之注已難之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蒸民曰攸此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者甚，少山川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魯語文也。執王帛者萬國，左傳文也。採合二事，亦為謬矣。○傳薄迫至帝室。正義曰釋言云：薄迫，薄者逼近之義，故云迫也。外迫四海，言從京師而至于四海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謂九州之外也。王制云：五國以為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故云：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為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欲以其獎帝室故也。僖元年公羊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方伯謂周禮九命作伯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一

州之長謂周禮八命作牧者也傳言五國立一人為方伯直謂五國之長耳與彼異也以其是當方之長故傳以方伯言之○傳九州至分別○正義曰蹈為有功之長言蹈復典法行之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謂舜分北三苗之時苗君有罪不得就其諸侯國君之官而被流於遠方也言九州五長各蹈為有功則海內諸侯皆有功矣唯有三苗不得就官以見天下大治而惡者少耳頑

象刑惟明 績之次序於四方又施其法刑皆明白史因

○重直用反 **疏** 皋陶至惟明○正義曰此經史述為文非

皋陶言禹既弼成五服故皋陶於其四方敬行九德考績之

法有次敘也又於四方施其刑法惟明白也由禹有此大功

故史重美之也○傳方四至美之○正義曰皋陶為帝所任

編及天下故方為四方也天下蹈行帝德水土既治亦由刑

法彰明若使水害不息皋陶法無所施若無皋陶以刑人亦

未能奉法天下蹈行帝德二臣共有其功故史因帝歸功於

禹無記皋陶之功舜典與大禹謨已美皋陶故言重美之也

傳言考績之次敘者皋陶所言九德依德以考其功績亦是

刑法之事故無言也鄭云歸美於二臣則以此經為帝語此

文上無所由下無所結形勢非語辭也故傳以為史因記之

夔曰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擊

祝敵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為之實之以蕪所以節樂球玉

磬此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

來至明之○夔求龜反夔居八反徐古八反馬云操也球音

求搏音博拊音撫祝尺叔反所以作樂敵魚呂反所以止樂

搏音康歆 許金反 **虞賓在位群后德讓** 稱賓言與諸侯助

皋陶方祗厥敘方施

既成故皋陶敬行其九德考

績之次序於四方又施其法刑皆明白史因

皋陶至惟明○正義曰此經史述為文非

帝言也史以禹成五服帝念禹功故因美

皋陶於其四方敬行九德考績之

法有次敘也又於四方施其刑法惟明白也由禹有此大功

故史重美之也○傳方四至美之○正義曰皋陶為帝所任

編及天下故方為四方也天下蹈行帝德水土既治亦由刑

法彰明若使水害不息皋陶法無所施若無皋陶以刑人亦

未能奉法天下蹈行帝德二臣共有其功故史因帝歸功於

禹無記皋陶之功舜典與大禹謨已美皋陶故言重美之也

傳言考績之次敘者皋陶所言九德依德以考其功績亦是

刑法之事故無言也鄭云歸美於二臣則以此經為帝語此

文上無所由下無所結形勢非語辭也故傳以為史因記之

下管鼗鼓合止祝敵 堂下樂也上下合止

樂各有祝敵明球以

鐘鼗各自互見○鼗音挑合如字徐音閤

同笙鏞以間

鳥獸跄跄 鏞大鍾間送也吹笙擊鍾鳥獸化德相率而

舞跄然○鏞音庸間側之間鳥獸孔以

為自舞也馬云鳥獸筍簾也跄跄七羊反

蕭韶九成鳳皇

來儀 韶舜樂名言蕭見細器之備雄曰鳳雌曰皇靈鳥也

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不待九而

來儀

韶舜樂名言蕭見細器之備雄曰鳳雌曰皇靈鳥也

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不待九而

來儀

韶舜樂名言蕭見細器之備雄曰鳳雌曰皇靈鳥也

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不待九而

來儀

韶舜樂名言蕭見細器之備雄曰鳳雌曰皇靈鳥也

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不待九而

來儀

韶舜樂名言蕭見細器之備雄曰鳳雌曰皇靈鳥也

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不待九而

來儀

率舞。○ 韶。夔曰於予擊石百獸率舞。庶尹時昭反。

允諧。尹正也。眾正官之長信音和諧。言神人治始於任。疏。

夔曰至允諧。○ 正義曰。皋陶大禹為帝設謀。大聖納其昌言。天下以之致治。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之於後。夔

曰在舜廟堂之上。夏啟擊祝鳴求玉之磬。擊搏荆鼓。琴瑟以調。詩。章樂音和協。感致幽冥。相考之神。來至矣。虞之賓客

用朱者。在於臣位。與羣君諸侯。以德相讓。此堂上之樂。所感深矣。又於堂下。吹竹管。擊鼗鼓。合樂用祝。止樂用鼓。次笙。擊

鍾。以次迭作。鳥獸相率而舞。其容踳踳然。堂下之樂。感亦深矣。簫韶之樂。作之九成。以致鳳皇來而有容儀也。夔又曰。嗚

呼。歎。舜樂之美。我大擊其石磬。小拊其石磬。百獸相率而舞。鳥獸感德如此。眾正官長信音和諧矣。言舜致教平而樂音

和。君聖臣賢。謀為成功。所致也。○ 傳。夏擊至明之。○ 正義曰。夏擊是作用之名。非樂器也。故以夏擊為祝。祝之狀。經

典無文。漢初已來。學者相傳。皆云祝。如漆。桶中有推柄。動而擊其旁也。敵狀如伏虎。昔上有刻夏之。以為聲也。樂之初擊

祝。以作之。樂之將未。夏。故以止之。故云所以作止。樂雙。解之。釋樂云。所以鼓祝謂之止。所以鼓。敵謂之。敵。郭璞云。祝如漆

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推柄。連氏謂之。今左右擊止者。其推名也。敵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鉅。刻以木。長一

尺。敵之。敵者。其名也。是言擊祝之推名。為止。夏。敵之。不名為。敵。夏。即。敵也。漢禮器制度。及白虎通。馬融。鄭玄。李巡。其說皆

為然也。推。郭璞。為詳。據見作樂器。而。言之。搏。拊。形。如。鼓。以。韋。為。之。實。之。以。擊。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為。然。也。釋。器。云。球。玉。也。

鳴。球。謂。擊。球。使。鳴。樂。器。推。磬。用。玉。故。球。為。玉。磬。商。頌。云。依。我。磬。聲。磬。亦。玉。磬。也。鄭。玄。云。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王。磬。和

尊。之。也。然。則。鄭。以。球。玉。之。磬。懸。于。堂。下。尊。之。故。進。之。使。在。上。耳。此。舜。廟。堂。之。樂。謂。廟。內。堂。上。之。樂。言。祖。考。來。格。知。在。廟。內

下。云。下。言。知。此。在。堂。上。也。馬。融。見。其。言。祖。考。遂。言。此。是。舜。除。管。賈。之。喪。祭。宗。廟。之。樂。亦。不。知。舜。父。之。喪。在。何。時。也。但。此。論

韶。樂。必。在。即。政。後。耳。此。說。樂。音。之。和。而。云。祖。考。來。格。者。聖。王。先。成。於。人。然。後。致。力。於。神。言。人。悅。其。化。神。設。其。祀。禮。備。樂。和

所以。祖。考。來。至。明。矣。以。祖。考。來。至。明。樂。之。和。諧。也。詩。稱。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而。云。祖。考。來。至。明。樂。之。和。諧。也。詩。稱。神。之

光。輝。也。蓋。如。漢。書。郊。祀。志。稱。武。帝。郊。祭。天。祠。上。有。美。光。也。此。經。文。以。以。祝。敵。是。樂。之。始。終。故。先。言。夏。擊。其。球。與。搏。拊。琴。瑟。皆。當。擊。故。使。鳴。冠。於。球。上。使。下。其。蒙。之。也。鄭。玄。以。夏。擊。鳴

球。三。音。皆。物。下。樂。擊。此。四。器。也。樂。器。推。敵。當。擊。耳。四。器。不

標鄭言非也。傳卅朱至有德。正義曰微子之命云。于王家詩頌微子之來謂之有客是王者之後為時王也。實也。故知虞賓謂卅朱為王者後故稱賓也。王者立二代之。而獨言卅朱者蓋高辛氏之後無文而言故唯指卅朱也。三者之後尊於群治故殊言在位。群后亦在位也。後言德讓是朱亦以德讓矣。故言與諸侯助祭年爵同者推先有德也。二王之後並為上公亦有處用朱爵同。故用朱亦讓也。卅朱之性下愚非不能化此言有德者猶上云。聲亦允若。暫能然也。○傳堂下至互見。○正義曰。經言下管知是堂下樂也。○當夏之祝當擊之上言夏擊此言祝。祝敵其事是。故云上下合止樂各有祝。祝也。言堂下堂上合樂各以祝。止樂各以。○上言作用此言器各兩相備也。上下皆有祝。祝兩見其文。明球絃鐘簫上下樂器不同各自更互見也。絃謂琴瑟鐘鐘也。簫管也。琴瑟在堂鐘簫在庭。上下之器各別不得兩見。其名各自更互見之。依大射禮鐘磬在庭。今鳴球於朝堂之上者。案郊特牲云。歌者在堂上。貴人聲也。左傳云。歌鐘二肆則堂上有鐘。明磬亦在堂上。故漢魏已來登歌皆有鐘磬。燕禮大射堂上無鐘磬者。諸侯樂不備也。○傳鐘音聲。六至。鐘磬然。○正義曰。釋樂云。大鐘謂之鐘。李巡曰。大鐘音聲。六至。鐘磬然。○正義曰。釋長之聲。釋詁云。問代也。孫炎曰。問。問之代也。釋言云。迭也。李巡曰。遞者更迭。問則相代之義。故問為迭也。○次。擊鐘更迭而作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踴躍然下。云。百獸率舞。知此踴躍然亦是舞也。禮云。凡行容惕。惕然下。夫。漸。漸。士。踴躍。是為行動之貌。故為舞也。○傳。韶舞至率舞。○正義曰。韶是舞。樂經傳多矣。但餘文不言。簫。簫乃樂器。非樂名。簫是樂器之小者。言簫見細器之備。謂作樂之時。小大之器皆備也。釋鳥云。鸞鳳其雌皇。是此鳥。雉曰鳳。雌曰皇。禮運云。鸞鳳龜龍謂之四靈。是鳳皇為神靈之鳥也。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是儀為有容儀也。成。謂。樂。曲。成。也。鄭。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謂。之。九。變。其實一也。言簫見細器之備。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其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也。尊者體盤靈瑞難致。故九成之下。始言鳳皇來儀。鳥獸踴躍。乃在上。右。傳。據。此。文。言。鳥。獸。易。來。鳳。皇。難。致。故。云。鳥。獸。不。待。九。也。樂。之。作。也。依。上。下。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神。物。之。來。上。下。其。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感。以。祖。考。尊。神。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之。樂。總。上。下。之。樂。言。九。成。致。鳳。皇。與。靈。瑞。故。別。言。爾。林。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備。今。獸。舞。也。鄭。云。注。周。禮。具。引。此。文。乃。云。此。其。在。於。宗。廟。九。奏。效。應。也。是。言。祖。考。來。格。百。獸。率。舞。皆。是。九。奏。之。事。也。大。司。樂。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反。天。神。鄭。云。云。象。物。有。象。

益復

任天所謂四靈者彼謂大蜡之祭作樂以致其神此謂鳳皇
身至故九奏也○傳尹正至太平○正義曰尹正釋言文衆
正官之長謂每職之首周官所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是也
信皆和諧言職事修理也上云祖考來格此言衆正官治言
神人洽樂音和也此篇初說用臣之法末言樂音之和言其
始用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得致太平解史錄夔言

之意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用庶尹允諧之政故

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勅正也奉天乃歌曰股肱喜哉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慎微

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

○樂音洛 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大言而疾

以戒帝○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憲法也天子率

事當慎汝法 屢省乃成欽哉屢數也當數顧省汝成

屢力具反省悉井反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功敬終以善無懈怠○

閩何校

書疏五

林重校

十七

楊俊

良哉庶事康哉賡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

義○賡加孟反劉皆行 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反說文以為古續字

惰哉萬事墮哉叢脞細碎無大畧君如此則臣懈惰

太公反脞倉果反徐音鎖馬云叢 帝拜曰俞往欽哉撝也脞小也惰徒卧反墮許規反

拜受其歌戒群臣自 帝庸至往欽哉○正義曰帝既得今以性敬其職事哉

歌自戒將歌而先為言曰人君奉正大命以臨下民惟當在於順時惟當在於慎微既為此言乃歌曰股肱之臣喜樂其

事哉元首之君政化乃起哉百官事業乃得廣大哉言君之善政由臣也臯陶拜手稽首颺聲大言曰帝當念是言哉率

領臣下為起政治之事慎汝天子法度而敬其職事哉又當數自顧省已之成功而敬終之哉乃續載帝歌曰會是元首

之君能明哉則股肱之臣乃善哉衆事皆得安寧哉既言其美又戒其惡元首之君叢脞細碎哉則股肱之臣懈怠緩慢

哉衆事悉皆隨廢哉言政之得失由君也帝拜而受之口然然其所歌顯是也汝群臣自今已往各敬其職事哉○傳用

庶至慎微。正義曰：此承變言之下，既得變言而歌，故知帝庸作歌者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自戒之，安不忘危也。勅是正齊之意，故為正也。言天合奉正天命，以臨下民，惟在順時，不妨農務也。惟在慎微，不忍細事也。鄭玄以為戒臣，孔以為自戒者，以正天之命是人君之事故也。傳元首至乃廣。正義曰：釋詁云：元，良首也。信三十三年左傳：補狄人歸先軫之元，則元與首各為頭之別名。此以元首共為頭也。君臣大體猶如一身，故元首君也。服肱之臣喜樂盡忠，謂樂行君之化，君之治功乃起，言無廢事業，事業在於百官，故衆功皆起，百官之業乃廣也。傳憲法至其職。正義曰：憲法，釋詁文，此言興事對上起哉。天子率臣下為起治之事，言臣不能獨使起也。傳屢數至懈怠。正義曰：釋詁云：屢，數疾也。俱訓為疾，故屢為數也。顧省汝成功，謂已有成功，今數顧省之，敬終以蓋無懈怠也。恐其惰於已成，成功故以此為戒。傳賡續至其義。正義曰：詩云：西有長賡，毛傳亦以賡為續，是相傳有此訓也。鄭玄以載為始，孔以載為成，各以意訓耳。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者，非君之明為臣不能盡力，空責臣功，是其義未足，以此續成帝歌，必先君後臣，衆事乃安，故以此言成其義也。傳叢脞至申戒。正義曰：孔以叢脞為細碎，無大略，鄭以叢脞摠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皆是以意言耳。君

周何校

書疏五

二八

陸宗

無大畧，則不能任賢功，不見知，則臣皆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故又歌以重戒也。庶事萬事為一同，而文變耳。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五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六

禹貢第一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禹別九州

分其圻界。別彼列反九州。周公職錄云黃帝受命風后受圖割地布九州。鄒子云中國

為赤縣內有九州。春秋說題隨山濬川。刊其木深其流。辭云州之言殊也。圻其依反。隨山濬川。刊其木深其流。

苦安。任土作貢。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此堯時反。而鵠反。貢字或疏。禹別至作貢。正義曰禹分別九州之

作贛王于況反。疏。禹別至作貢。正義曰禹分別九州之使。得注海水害既除地復本性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

差。史錄其事以為禹貢之篇。傳分其圻界。正義曰詩傳云圻疆也。分其疆界使有分限計九州之境當應舊定而云

禹別者以堯遭洪水萬事改新此為作貢生文故言禹別耳。○傳刊其木深其流。正義曰經言隨山刊木序以較略為

文直言隨山不云隨山為何事故傳明之。隨山刊其木也。濬

閩何校

尚云六

林宣校

陸榮

川深其流也。隨山本為濬川故連言之。○傳任其至是功。○正義曰九州之土物產各異任其土地所有以定貢賦之差

既任其所有亦因其肥瘠多少不同制為差品。鄭玄云任土謂定其肥磽之所生是言用肥瘠多少為差也。賦者自上稅

下之名謂治田出穀故經定其差等謂之厥賦。貢者從下獻上之稱謂以所出之穀市其土地所生異物獻其所有謂之

厥貢。雖以所賦之物為貢用賦物不盡有也。亦有全不用賦物直隨地所有採取以為貢者。此之所貢即與周禮太宰九

貢不殊。但周禮分之為九耳。其賦與周禮九賦全異。彼賦謂口率出錢不言作賦而云作貢者。取下供上之義也。諸序皆

言作其篇此序不言作禹貢者。以發首言禹句未言貢篇名。是以顯矣。百篇之序此類有三。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不言作

微子仲虺作誥不言作仲虺之誥。與此篇皆為理足而略之也。又解篇在此之意。此治水是堯末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

之得王天下以是治水之功。故以為夏書之首。此篇史述時事。非是應對言語。當是水土既治。史即錄此篇。其初必在虞

書之內。蓋夏史抽入夏書或禹貢。禹制九。疏。禹貢。正義曰此篇仲虺始退其第事不可知也。禹貢。禹制九。疏。禹貢。正義曰此篇

史述為文。發首奠高山大川言禹治九州之水。水害既除。定山川次秩。與諸州為引序。自道守岍至蟠冢條說所治之山言

其首尾相及也。自導弱水至導洛條說所治之水言其發源注海也。自九州攸同至成賦中邦摠言水土既平貢賦得常之事也。錫土姓三句論天子於土地之在行德教之事也。自五百里甸服至二百里流摠言四海之內量其遠近分爲五服之事也。自東漸于海以下摠結禹功成受錫之事也。傳禹制九州貢法。正義曰禹制貢法故以禹貢名篇貢賦之法其來久矣。治水之後更復改新言此禹敷土隨山刊木篇貢法是禹所制非禹始爲貢也。此禹敷土隨山刊木道。敷芳無反。馬云分也。汎數劔反。行下孟反。通莫高山。

大川

奠定也。高山五岳大川四瀆定其差秩。祀禮所視。奠田遍反。瀆音獨。下同。

疏

禹敷至大川

正義曰言禹分布治此九州之土其治之也。隨行所至之山除木通道決流其水土既平乃定其高山大川謂定其次秩尊卑使知祀禮所視言禹治其山川使復常也。傳洪水至通道。正義曰詩傳云汎汎流也。汎是水流之貌。洪水流而汎溢浸壞民居故禹分布治之知者又十八年左傳云舉八凱使主后土則伯益之輩佐禹多矣。禹必身行九州規謀設法乃使佐已之人分布治之於時平也。盡爲流潦鮮有陸行之路故將欲治水隨行山林斬木通道鄭云必隨州中之

調河校

尚志六

林重校

二

詹弟

山而登之除木爲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其功焉。是言禹登山之意也。孟子曰禹三過門不入其家門猶三過之則其餘所歷多矣。來而復往非止一處故言分布治之。傳奠定至所視。正義曰禮定器於地通名爲奠。是奠爲定也。山之高者莫高於岳。川之大者莫大於瀆。故言高山五岳謂嵩岱衡華恒也。大川四瀆謂江河淮濟也。此舉高大爲言。甲小亦定之矣。舜典云望秩於山川故言定其差秩。定其大小次叙也。定其祀禮所視謂王制所云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姓者洪水滔天山則爲水所包川則水皆汎溢祭祀禮廢今始定之以見水土平復舊制也。經云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奠州既載。貢賦所都也。先施。其居器反。州九州名義見爾雅音載如。疏曰九州之次。字載載於書也。馬同鄭韋昭云載事也。

疏

奠州。正義

以治爲先後以水注下流當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爲始。奠州帝都於九州近北故首從奠起而東南次充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次雍雅地最高故在後也。自充已下皆準也。之形勢從下向高從東向西青徐揚三州並爲東偏淮州高於豫州豫州高於青徐雍雅豫之水從青徐而入海也。梁

高於荆荆高於揚揚入海也兗州在冀州東
南冀兗二州之水各南東北入海也冀州之水不經兗州以
東入兗州水無去處治之無益雖是帝都不得先也此經大
體每州之始先言山川後言平地青州梁州先山後川徐州
雍州先川後山兗揚荆豫有川無山揚豫不言平地冀州曰
賦之下始言陌衛既從史以大略為文不為例也每州之下
言水路相通通向帝都之道言禹每州事了入朝以白帝也
○傳堯所至至書正義曰史傳皆云堯都平陽五子之歌
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是冀州堯所都也諸州與為其先治
水先從冀起為諸州之首記其役功之法既載於書籍然後徵而
賦役載於書也謂計人多少賦功配役載於書籍然後徵而
用之以治水也冀州如此則餘州亦然故於此特記之也王
肅云言已賦功焉役載於書籍傳意當然鄭云載之言事事
謂作徒役也禹知所當治水又知用徒之數則書於策
以告帝德役而治之惟解載字為異其意亦同孔也

口治梁及岐

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從東循山治水
其宜反雍於用疏傳壺口至而西正義曰史記稱高祖
反後州名同入咸陽蕭何先收圖籍則秦焚詩書圖

籍皆在孔君去漢初七八十年耳身為武帝博士必當具見
圖籍其山川所在必是驗實而知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
當時疆界為然也此於冀州之分言及雍州之山者從東循
山治水而西故也鄭云於此言治梁及岐者蓋治水從下起
以襄水害易也班固作漢書地理志據前漢郡縣言山川所
在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垣縣東南應劭云已有南屈故稱北
屈梁山在左馮翊夏陽縣西北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北
然則壺口西至梁山梁山西至岐山從東而向西言之也經
於壺口之下言治者孔意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曰高平

原今以為郡名岳太岳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疏傳高
岳字又作嶽太岳山名陽山南曰陽水北亦曰陽平至
曰陽正義曰太原原之大者漢書以為郡名傳欲省文故
云高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即晉陽縣是也釋地云廣平曰
原高平曰陸孔以太原地高故言高平其地高而廣也下文
導山云壺口雷首至于太岳知此岳即太岳也屬河東郡在
太原西南也地理志河東襄陵縣東有霍太山此真縣周厲王
所奔順帝改為永安縣周禮職方氏冀州其山鎮曰霍山
此太岳是也山南曰故山南曰關此說備單懷辰績
理平地言從太原至岳山之南故云岳陽也

單懷辰績

至于衡漳

至橫漳。○漳徒南反。底之履反。衡如字。橫也。

馬云水名漳音

疏

傳單懷至衡漳。正義曰地理志河內

一地在懷北五百餘里從單懷致功而北至橫漳也地理志云

清漳水出上黨沾縣大龜谷東北至渤海阜城縣之河過郡

五行千六百八十里此沾縣因水為名志又云沾水出壺關

志又云獨漳水出長子縣東至鄴縣入清漳鄭厥土惟白

玄亦云橫漳漳水橫流王肅云衡漳二水名厥土惟白

壤無塊曰壤水去土復其性色白而壤。疏傳無塊至

義曰九章算術等此四為壤五壤為息土則壤是土和緩之

名故云無塊曰壤此土本色為然水去上復其性色白而壤

雍州色黃而壤豫州直言壤不言其色厥賦惟上上錯

蓋州內之土不純一色故不得言色也。疏賦惟上上錯

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上上第一錯雜出第二之賦。○

上如字賦第一錯倉各反馬云地有上下相錯通率第一供

音疏傳賦謂至之賦正義曰以文承敬土之下序云任

恭疏也土作貢又賦者稅斂之名往者洪水為災民皆壅溺

九州賦統蓋亦不行水災既除土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故

云賦謂土地所生以供天子謂統穀以供天子鄭玄云此州

入穀不貢是也因九州差為九等上上是第一也交錯是間

雜之義故錯為雜也顧氏云上上之下即次上中故云雜出

第二之賦也孟子稱統什一為正輕之於堯舜為大貉小貉

重之於堯舜為大桀小桀則此時亦什一統俱什一而得為

九等者又功有強弱收穫有少多傳以荆州田第八賦第

三為八功修也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為人功少也是據人功

多少總計以定差此州以上上為正而雜為次等言出上上

時多而中時少也多者為正少者為雜故云第一此州言

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錯上中

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上揚州云下上上錯不言

錯下二者以本設六等分三品為之上中下上本是其品

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若梁州之賦凡有

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為正上上有下上下有三

等雜出故言三錯足明雜有下上上下可知也此九等所較

無多若州稍準焉等級此計大率所計非上科定也但治

水墾田責其什一隨土豐瘠是上之注上而下所獻自有差

降即以其差為上之定賦也然一升一斗不可常同冀州云

出第上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等一同云

則無第二之賦或容如此事不可汨鄭玄云賦之差一井上
上出九夫稅下下出一夫稅通率九州一井稅五夫如鄭此
言上上出一井稅九倍多於下下鄭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
若上上一井稅一夫則下下九井乃出一夫稅太少矣若下

下井稅一夫則上全入厥田惟中中九州之高下肥瘠
官矣豈容輕重頓至是乎厥田惟中中九州之中為第五
五。中丁仲反又如字中馬云土疏傳田之至第五正
地有高下肥符非反瘠在亦反疏義曰鄭玄云田著高

下之等者當為水害備也則鄭謂地形高下為九等也王肅
云言其土地各有肥瘠則肅定其肥瘠以為九等也如鄭之
義高瘠地瘠出物既少不得為上如肅之義肥瘠地下水害

所傷出物既少不得為上故孔云高下肥瘠其相參對以為
九等上言敷土此言厥田田土異者鄭云地當陰陽之中
能吐生萬物者曰土據人功作力競得而田之則為之田田
土異名義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二水已治從其故道

○從才疏傳二水至耕作正義曰二水汎溢漫流已治
容反疏從其故道故今已可耕作也青州濰淄其道與
此恒衛既從同是從故道也荆州雲上夢作又與此大陸既
作同是水治可耕作也其文不同史異辭耳無義例也壺口

與雍州之山連文故傳言壺口在冀州此無所嫌故不言在
冀州以下皆如此也地理志云恒水出常山北曲陽縣東北
恒水為水出常山靈壽縣東北入滹沱大陸在鉅鹿縣北釋

地計數云晉有大陸孫炎等皆云今鉅鹿縣北廣河澤也郭
璞云廣河猶大陸以地名言之近為是也春秋魏獻子暇于
大陸發焉還卒于籍杜氏春秋說云籍鉅鹿絕遠以為及郡

修武縣吳澤也籍即修武也然此二澤相去其遠所以得為
大陸者以爾雅廣平曰陸但廣而平者則名大陸故異所而
同名焉然此二澤地形卑下得以廣平為陸者澤雖卑下旁

帶廣平之地故統名焉故大陸澤名廣河以旁近大陸故也
鳥夷皮服海曲謂之鳥居鳥之夷還服其皮明水疏
傳海曲至害除正義曰孔讀鳥為鳥鳥是海中之山九章

海曲有山夷居其上此居息之夷常衣鳥獸之皮為遭洪水
衣食不足今還得衣其皮服以明水害除也鄭玄云鳥夷東
方之民傳食鳥獸者也王肅云夾右碣石入于河碣石

鳥夷東此夷國名也與孔不同夾右碣石入于河碣石
山禹東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此州帝都說境界以
州所至則可知先賦後田亦殊於餘州不言貢篚亦差於餘州

夾音協註同帶也碣其列反韋疏傳石至餘州

昭其逝反上時掌反籬方尾反在九平驪城縣西南是碣石為海畔山也鄭云戰國策碣石

此山也下文導河入于海傳云入於渤海海遼之郡當以此

南禹行碣石不得入於河也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

境然後南迴入河而逆上出夾右者孔云夾行此山之右則

行碣石山西南行入河在碣石之右故云夾右也顧氏亦云

山西南行入河鄭玄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

東南行入河鄭玄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

也則入河逆上為還都白所治也禹之治水必每州巡行度

其形勢計其人功施設規模指授方略今久分布並作還都

白帝所知於時帝都近河故於每州之下皆言浮水達河記

禹還都之道也莫充徐荆豫梁雍州各自言河惟青揚二州

不言河耳充州云浮于濟漯達于河故青州直云達于濟徐

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州云達于淮泗皆記禹入河之

道也王肅云凡每州之下說諸治水者禹功主於治水故詳

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肅惟不言還都白帝亦

謂為治水故浮水也鄭玄以為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

瘠定貢賦上下其意與孔異也八州皆言境界而此獨無故

疏

傳石至餘州

義曰地理志碣石山

在九平驪城縣西南是碣石為海畔山也鄭云戰國策碣石

此山也下文導河入于海傳云入於渤海海遼之郡當以此

南禹行碣石不得入於河也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

境然後南迴入河而逆上出夾右者孔云夾行此山之右則

行碣石山西南行入河鄭玄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

東南行入河鄭玄云禹由碣石山西北行盡冀州之境還從山

也則入河逆上為還都白所治也禹之治水必每州巡行度

其形勢計其人功施設規模指授方略今久分布並作還都

白帝所知於時帝都近河故於每州之下皆言浮水達河記

禹還都之道也莫充徐荆豫梁雍州各自言河惟青揚二州

不言河耳充州云浮于濟漯達于河故青州直云達于濟徐

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州云達于淮泗皆記禹入河之

道也王肅云凡每州之下說諸治水者禹功主於治水故詳

記其所治之州往還所乘涉之水名肅惟不言還都白帝亦

謂為治水故浮水也鄭玄以為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

瘠定貢賦上下其意與孔異也八州皆言境界而此獨無故

濟河惟兖州

正義曰此下八州發首言山川者

疏

濟州傳東南至距河正義曰此下八州發首言山川者

氣專體性信謙故云充充信也。在海間其氣寬舒稟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揚輕也。荆

州其氣燥剛稟性疆梁故曰荆川疆也。河南其性安舒厥性

寬豫故曰徐徐舒也。河西其氣感靈受性急凶故云維雍。也爾雅九州無梁青故李巡

不釋所言未必得其本也。九河既道。在此州界平原

以比是。九河徒駭。一太史二馬。三覆金。疏。傳河水至

四朝。蘇五。蕭六。繫七。鉤盤八。馬津九。出爾雅。疏。此是。正

善曰。河自大陸之北。數為九。河謂大陸在冀州。嫌九河亦在

冀州。故云在此州界也。河從大陸東畔北行而東北入海。冀

州之東。境至河之西。畔水分大河東為九道。故知在兗州界

平原。以比是也。釋水載九河之名云。徒駭。太史馬。頰覆金。胡

蘇。簡。繫。鉤。盤。馬。津。李。巡。曰。徒駭。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云。徒

駭。太。史。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

狹。狀。如。馬。頰。也。覆。金。水。中。多。者。往。往。而。處。形。如。覆。金。胡。蘇。其

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繫

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繁繁苦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盤。折

如盤也。葛津。河水狹小。可葛以為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

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其

餘。同。李。巡。郭。璞。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覆。金

之名。同李巡。餘名皆云其義未詳。計禹陳九河云。復其故道

則名應先有。且徒駭太史。因禹立名。此郭氏所以未詳也。或九河。雖舊有名。至禹治水。更別立名。即爾雅所云是也。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葛津。今見在成平東光。葛津。界中。自葛津。以北。至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葛津在葛縣。其餘不復知也。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金。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繫。鉤盤。在東光之南。葛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葛津。往往有其遺處。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關八流。以自廣。鄭玄。蓋據此文。為齊桓公塞之也。言關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雷夏。既澤。澚。沮。會。同。雷夏。澤。名。澚。沮。二水。於徒駭也。疏。亦傳雷夏至此澤。正義曰。洪水之時。高原。雷王於用反。疏。亦傳雷夏至此澤。正義曰。洪水之時。高原。沮七餘反。疏。亦傳雷夏至此澤。正義曰。洪水之時。高原。入此澤也。地理志云。雷澤在濟陰。成縣。縣西北。桑土既

是降立宅土
疏 至也
正義曰宜桑之土既得桑養蠶矣洪水之時民居立土於是非得下丘陵居平土矣。傳地高至桑蠶。正義曰釋立土與既蠶連文知下丘居平土就桑蠶也。計下丘居上諸虞皆然獨於此州言之者鄭玄云此州寡於山而夾川兩大流之間遭洪水其民尤困水害既除於是下丘居士以其免於厄尤喜故**厥土黑墳**。昭音勃墳反起也。墳扶粉反後自章記之。

草惟繇厥木惟條
疏 長也
義曰繇是茂之貌條是長之體言草茂而木長也九州惟此州與徐揚三州言草木者三州偏宜之也。宜草木則地美矣而田非上者為**厥田惟中下**。田第**厥賦貞**。貞正也。州與九**疏**。傳貞正至相當。正義曰周易彖象皆以貞為正相當**疏**也。諸州賦無下下貞即下下為第九也。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為第九成功其賦亦為第九列賦於**作十有九州之羌與第九州相當故變文為貞見此意也**。

三載乃同
疏 傳治亦至州
作者役功作務謂治水也。治水十三年乃有賦法始得貢賦與他州同也。他州十二年此州十三年比於他州最在後也。堯典言繇治水九載績用不成然後堯命得舜舜乃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即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并繇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脩繇之功明繇已加功而禹因之也。此言十三載者記其治水之年言其水害除耳。非言十三年內皆禹之治水是十三年而八州平治水三年八州平治。堯以爲功而禪舜也。**厥貢貝淩絲厥篚織文**。地宜漆林又宜桑蠶織文。錦也。漆音七。疏 傳地宜至貢焉。正義曰任土作貢此州貢漆。漆音成。疏 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職帥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綺是織繒之有文者是綾綺之別名。故云錦綺之屬。皆是織而無文者。出篚是入貢之時盛在於篚。故云盛之篚。而貢焉。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功如鄭言矣。厥絲中琴瑟之絲亦其功所爲也。織貝鄭玄以爲織如貝文傳謂織爲細綺貝爲水物則貝非服飾所

疏 傳治亦至州
正義曰任土作貢此州貢漆。漆音成。疏 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職帥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綺是織繒之有文者是綾綺之別名。故云錦綺之屬。皆是織而無文者。出篚是入貢之時盛在於篚。故云盛之篚。而貢焉。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功如鄭言矣。厥絲中琴瑟之絲亦其功所爲也。織貝鄭玄以爲織如貝文傳謂織爲細綺貝爲水物則貝非服飾所

疏 傳治亦至州
正義曰任土作貢此州貢漆。漆音成。疏 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職帥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綺是織繒之有文者是綾綺之別名。故云錦綺之屬。皆是織而無文者。出篚是入貢之時盛在於篚。故云盛之篚。而貢焉。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功如鄭言矣。厥絲中琴瑟之絲亦其功所爲也。織貝鄭玄以爲織如貝文傳謂織爲細綺貝爲水物則貝非服飾所

疏 傳治亦至州
正義曰任土作貢此州貢漆。漆音成。疏 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職帥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綺是織繒之有文者是綾綺之別名。故云錦綺之屬。皆是織而無文者。出篚是入貢之時盛在於篚。故云盛之篚。而貢焉。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功如鄭言矣。厥絲中琴瑟之絲亦其功所爲也。織貝鄭玄以爲織如貝文傳謂織爲細綺貝爲水物則貝非服飾所

疏 傳治亦至州
正義曰任土作貢此州貢漆。漆音成。疏 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職帥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綺是織繒之有文者是綾綺之別名。故云錦綺之屬。皆是織而無文者。出篚是入貢之時盛在於篚。故云盛之篚。而貢焉。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功如鄭言矣。厥絲中琴瑟之絲亦其功所爲也。織貝鄭玄以爲織如貝文傳謂織爲細綺貝爲水物則貝非服飾所

疏 傳治亦至州
正義曰任土作貢此州貢漆。漆音成。疏 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職帥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綺是織繒之有文者是綾綺之別名。故云錦綺之屬。皆是織而無文者。出篚是入貢之時盛在於篚。故云盛之篚。而貢焉。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功如鄭言矣。厥絲中琴瑟之絲亦其功所爲也。織貝鄭玄以爲織如貝文傳謂織爲細綺貝爲水物則貝非服飾所

疏 傳治亦至州
正義曰任土作貢此州貢漆。漆音成。疏 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職帥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綺是織繒之有文者是綾綺之別名。故云錦綺之屬。皆是織而無文者。出篚是入貢之時盛在於篚。故云盛之篚。而貢焉。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功如鄭言矣。厥絲中琴瑟之絲亦其功所爲也。織貝鄭玄以爲織如貝文傳謂織爲細綺貝爲水物則貝非服飾所

疏 傳治亦至州
正義曰任土作貢此州貢漆。漆音成。疏 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職帥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綺是織繒之有文者是綾綺之別名。故云錦綺之屬。皆是織而無文者。出篚是入貢之時盛在於篚。故云盛之篚。而貢焉。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功如鄭言矣。厥絲中琴瑟之絲亦其功所爲也。織貝鄭玄以爲織如貝文傳謂織爲細綺貝爲水物則貝非服飾所

疏 傳治亦至州
正義曰任土作貢此州貢漆。漆音成。疏 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職帥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綺是織繒之有文者是綾綺之別名。故云錦綺之屬。皆是織而無文者。出篚是入貢之時盛在於篚。故云盛之篚。而貢焉。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功如鄭言矣。厥絲中琴瑟之絲亦其功所爲也。織貝鄭玄以爲織如貝文傳謂織爲細綺貝爲水物則貝非服飾所

疏 傳治亦至州
正義曰任土作貢此州貢漆。漆音成。疏 知地宜漆林也。周禮職帥云漆林之征故以漆林言之。綺是織繒之有文者是綾綺之別名。故云錦綺之屬。皆是織而無文者。出篚是入貢之時盛在於篚。故云盛之篚。而貢焉。鄭玄云貢者百功之府受而藏之。其實於篚者入於功如鄭言矣。厥絲中琴瑟之絲亦其功所爲也。織貝鄭玄以爲織如貝文傳謂織爲細綺貝爲水物則貝非服飾所

入徒恐其損缺故以佳籠盛之也請州無歌能者其諸州
是宛州絳浮于濟漯達于河順流曰浮濟漯兩水名
韓美也

蒼反篇韻傳順流至曰達。正義曰地理志云漯水出
作他合反

行千二十里其濟則下文員矣是濟漯為二水名也言因水
入水曰達當謂從水入水不須舍舟而陸行也揚州云公于

江海達于淮泗傳云公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是言水
路相通得乘舟經達也案青州云浮于汶達于濟經言濟會

于汶浮汶得達濟也此云浮于濟漯達于河蓋以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
入河徐州云浮于淮泗達于河蓋以徐州北接青州既浮淮

泗當浮汶入濟海岱惟青州。東北據海西南距岱
以達于河也

青州。傳東北至距岱正義曰海非可越而言據者東萊
東境之縣浮海入海曲之間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故言

據也漢未有公孫度者竊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
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為十二州分青州

為營州營州隅夷既略維淄其道。隅夷地名用功少
即遼東也

其故道。隅音隅維音准本疏。隅夷地名即堯曲宅隅夷
亦作惟又作維淄側其反

是也隅夷萊夷和夷為地名准夷為水名島夷為狄名皆觀
文為說也略是簡易之義故用功少為略也地理志云維水

出琅邪箕屋山北至都昌縣入海過郡三行五百二十
里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東北至千乘博昌縣入海

土白墳海濱廣斤濱涯也言復其斤鹵。濱必人反
斤鹵音尺說文云東方謂之斤西

方謂之鹵鄭云斤謂疏。傳濱涯至斤鹵。正義曰濱涯常
地鹹鹵涯魚佳反

斤西方謂之鹵海畔迫闊地皆斤疏。文云鹵鹹地也東方謂之
鹵故云廣斤言水害除復舊性也

中上田第三厥貢隨罍締海物惟錯緜細葛錯雜
賦第四

反種章勇反岱。賦曰絲象鈔松怪石好石似玉者
似反金寅專反守從台台音以選反怪如字怪石砥砭之屬

似反金寅專反守從台台音以選反怪如字怪石砥砭之屬
賦曰絲象鈔松怪石好石似玉者

似反金寅專反守從台台音以選反怪如字怪石砥砭之屬
賦曰絲象鈔松怪石好石似玉者

似反金寅專反守從台台音以選反怪如字怪石砥砭之屬
賦曰絲象鈔松怪石好石似玉者

似反金寅專反守從台台音以選反怪如字怪石砥砭之屬
賦曰絲象鈔松怪石好石似玉者

石奇怪之石故云好石似玉也京府也鉉錫也萊夷作牧

岱山之谷有此五物美於他方所有故貢之也萊夷作牧

反山桑也疏傳繫桑至瑟弦。正義曰釋木云繫桑山桑

中琴瑟也浮于汶達于濟疏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

入濟也海岱及淮惟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淮沂

其父蒙羽其藝二水至種藝正義曰又訓治也故云二水已治地理志云

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

里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為

害尤甚喜得其治故於此記之地理志云蒙山在泰山蒙陰

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詩云藝之荏菹故藝為種也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

豬張魚反馬云水所停曰深者曰豬劉東胡反疏傳大

可耕。正義曰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即大

也檀弓云汚其官而豬焉又澤名孟豬停水處也故云水所

停曰豬往而漫溢今得豬水為澤也東原即厥土赤埴

今之東平郡也致功而地言其可耕也墳草木漸包

本又作薪字林才舟反草之相包裹也包必茅反字或作苞

非叢生也馬云相包裹也黏女占反長丁式反叢才公反

厥匪厥絲中琴瑟弦

反山桑也疏傳繫桑至瑟弦。正義曰釋木云繫桑山桑

中琴瑟也浮于汶達于濟疏云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

入濟也海岱及淮惟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淮沂

其父蒙羽其藝二水至種藝正義曰又訓治也故云二水已治地理志云

沂水出泰山蓋縣臨樂子山南至下邳入泗過郡五行六百

里淮出桐柏山發源遠矣於此州言之者淮水至此而大為

害尤甚喜得其治故於此記之地理志云蒙山在泰山蒙陰

縣西南羽山在東海祝其縣南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詩云藝之荏菹故藝為種也大野澤名水所停曰豬東原致功而平言可耕。

豬張魚反馬云水所停曰深者曰豬劉東胡反疏傳大

可耕。正義曰地理志云大野澤在山陽鉅野縣北鉅即大

也檀弓云汚其官而豬焉又澤名孟豬停水處也故云水所

停曰豬往而漫溢今得豬水為澤也東原即厥土赤埴

今之東平郡也致功而地言其可耕也墳草木漸包

本又作薪字林才舟反草之相包裹也包必茅反字或作苞

非叢生也馬云相包裹也黏女占反長丁式反叢才公反

王著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賦第五厥具惟上五色

王著封五色土為社建諸侯則各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

反覆也苞子疏傳王者至四心。正義曰傳解貢土之意

割其方色土與之使歸國立社具上燾以黃土燾覆也四方

各依其方色皆以黃土覆之其割土與之時皆以白茅用白

茅裏土與之必用白茅者取其繁潔也易辨藉用白茅茅色
白而繁美韓詩外傳云天子社廣五丈東方青南方赤西方
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色以白茅
以為社明有土謹敬繁潔也蔡邕獨斷云天子太社以五色
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授之大社之土以所封之方色直以
白茅使之歸國以立社謂之茅社是必古書有此說故先儒
之言皆

羽賦夏翟暉陽孤桐夏翟翟雉名羽中旌旄
同也

暉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夏行
雅反翟徒歷反暉音亦一音夕

疏傳夏翟至琴瑟義曰釋鳥云翟山雉
此言夏翟則夏翟共為雉名周禮立夏采之官取此名也周
禮司常云全羽為旌折羽為旌用此羽為之故云羽中旌旄

也地理志云東海下邳縣
西有葛暉山即此山也

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既
魚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為磬蠙珠珠名淮夷二水出蠙

珠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為磬蠙珠珠名淮夷二水出蠙
珠反美魚泗音四水名淮夷鄭云淮水之夷民也馬

音蒲邊反徐扶堅反字又作此章昭薄迷反蚌也皆其器反
見賢疏傳泗水至美魚正義曰泗水旁山而過石為泗

通反疏水之涯石在水旁水中見石似若水上浮然此石
可以為磬故謂之浮磬也貢石而言磬者此石宜為磬猶如

砥礪然也蠙是蚌之別名此蠙出珠遂以蠙為珠名蠙之與
魚皆是水物而以淮夷冠之知淮夷是二水之名淮夷泗濱

之淮也夷蓋小水後來竭涸不復有其處耳王肅亦以淮夷
為水名鄭玄以為淮水之上夷民獻此珠與魚也地理志泗

水出濟陰乘氏縣東南至臨淮睢陵縣入淮行千一百一十
里

厥篚玄纁緜玄黑緜緜白緜也
反緜似疏傳玄黑至當細正義曰篚之所盛倒是衣服

知玄是黑緜也史記解高祖為義帝浮于淮泗于河
發喪諸侯皆縞素是縞為白緜也

○何如字說文作清工可
反云水出山陽湖陵南

既豬陽鳥攸居
既彭蠡澤名隨陽之鳥鳩鴈之屬冬月所
居於此澤

洞庭湖案今疏揚州傳彭蠡至此澤正義曰彭蠡是
在九江郡界

彭蠡是也日之行也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鴈之屬九月而
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云才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日

故順流而下曰公江入海順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也

北據荆山之陽疏荆州傳北據至之陽○正義曰此州北

其境過衡山也疏衡陽見其南無復有名江漢朝宗

于海疏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於朝百疏傳二水至宗

曰周禮大宗伯諸侯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鄭云

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也尊宗也欲其尊王也朝宗是人事

之名水無性識非有此義以海水大而江漢小以小就大似

諸侯歸於天子假人事而言之也詩云沔彼流水朝宗於海

毛傳云水猶有所朝宗朝宗是假人事而言水也老子云滄

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下之是百川以海為宗鄭云江

水漢水其流逆疾又合為一其赴海也猶諸侯之同心尊天

子而朝事之荆楚之域國有道則後服國無道則先疆故記

其水之義以禮九江孔殷疏江於此州界分為九道甚得地

著人臣之禮疏九江孔殷疏勢之中○九江尋陽地記云一

曰烏白江二曰廩江三曰蚌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

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窟江張須元綠江圖云一日

閻何校疏六林直校疏三四周同

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士江五曰白蚌江

六曰白烏江七曰窟江八曰沙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

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于桑落州疏

傳江於至之中○正義曰傳以江是此水大名也江謂大江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疏

夏水首出江尾入沔蓋此所謂沱也... 州之沱潛發源此州若如鄭言此水南流不入荆州界非此... 潛也此下銀川注云二水亦謂自江漢出者地理志在今蜀... 郡解縣江沱及漢中安陽皆有沱水潛水其尾入江漢耳首... 不於此出江源有鄒江首出江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 之類與潛蓋漢西出端冢東南至巴郡江州入江行二千七... 百六十里此解梁州之沱潛也郭璞爾雅音義云沱水自蜀... 郡都水縣榆山與江別而更流璞又云有水從漢中沔陽縣... 南流至梓潼漢壽入大穴中通峒山下西南潛出一名沔水... 舊俗云即禹貢潛也郭璞此言亦解梁州沱潛與鄭又異然... 地理志及鄭皆以荆梁二州各有沱潛又郭氏所解沱潛惟... 據梁州不言荆州之沱潛而孔梁州注云沱潛發源此州入... 荆州以二州沱潛為一者然彼州山水古今不可移易孔為... 武帝博士地理志無容不知蓋以水從江漢出者皆曰沱潛... 但他勢西高東下雖於梁州合流還從荆州分出猶曰沱潛... 如濟水入河還從河出故孔舉大略為發源梁州耳雲土... 夢作又雲夢之澤在江南其中有平土立水去可為耕作... 徐莫公反疏傳雲夢至之治正義曰昭三年左傳楚子... 治直使反疏與鄭伯田于江南之夢是雲夢之澤在江南

也地理志南郡華容縣南有雲夢澤杜預云南郡枝江縣西... 有雲夢城江夏安陸縣亦有雲夢或曰南郡華容縣東南有... 巴立湖江南之夢雲夢一澤而每處有名者司馬相如子虛... 賦云雲夢者方八九百里則此澤跨江南北每處名存焉定... 四年左傳稱楚昭王寢于雲中則此澤亦得單稱雲單稱夢... 經之士字在二字之間蓋史文兼上下也此澤既大其內有... 平土有高丘水可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 為耕作賦血之治

上下 田第八賦第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二品

出與揚 疏傳土所至州同 正義曰與揚州同而揚州先

之諸州貢物多種其次第 枕榦栝柏 榦栝也栝葉松身

皆以當州貴者為先也 疏 傳榦栝至曰栝

引榦考工記云弓人取榦之道也以栝為上知此榦是栝也... 釋木云栝拍葉松身陸機毛詩義疏云栝栝栝漆相似如一... 則純以栝漆也栝栝栝栝栝栝栝栝栝栝栝栝栝栝栝栝栝栝... 蓋木惟用為弓榦弓榦莫若栝木故舉其用也 礪砥弩

丹

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礪石中矢鏃丹朱類。礪力出友

佐反鐵子木反

音二木反

疏 傳砥細至朱類

正義曰砥以細密為

也鄭云礪磨刀刃石也特者曰砥魯語曰肅慎氏貢楛矢石

朱類王肅云惟筭筴楛三邦底貢厥名

筴中矢鏃

三物皆出雲夢之澤近澤三國常致貢之其名天下稱善

而赤塗似著近附近之近 疏 傳筭筴至稱善 正義曰筭

氏貢楛矢知楛中矢鏃三物皆出雲夢之澤當時驗之猶然

有美名故云其名天下稱善鄭玄以厥名下屬包匭青茅

包

抽

疏

物之器象形也凡匭之屬皆從匭盛非所包之物皆

從匭亦從二故匭是匭也青茅既以匭盛非所包之物皆

包抽也王肅云揚州厥

匭青茅

匭也青以爲菹茅以

反徐音精馬同鄭云茅有毛刺曰青茅

匭 疏

傳匭匭也青

胡甲反又音甲道切韻側魚反縮所六反 疏 傳匭匭也青

匭故用匭也周禮醴人有菁菹鹿麇故知菁以爲菹鄭云菁

菁菁也菁菁處皆有而令此州貢者蓋以其味善也唐四

是茅以縮酒也郊特牲云縮酒用茅明酌也鄭注云以茅縮

酒也周禮甸師云祭祀供蕭茅鄭興云蕭字或爲蕭蕭讀爲

縮東茅立之祭前酒沃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杜

預解左傳用鄭興之說未知誰同孔旨特令此州貢茅茅當

異於諸處杜預云茅之爲異未審也或云茅有三春案史記

齊桓公欲封禪管仲觀其不可窮以辭因設以無然之事云

厥篚玄纁璣組

而之故既包裏 厥篚玄纁璣組 貢之璣珠類生於水

祖 璣類 璣許云反璣其依反又音璣馬同說文云璣不圓

疏

傳此州至綬類 正義曰釋器云三染謂之纁李巡云

五

入為纁七入為緇鄭云纁者二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為

纁

又再染以黑則為緇玄色在緇緇之間其六入者是染玄

也

故為珠類玉藻說佩玉所懸者皆云組綬是組綬相類之物

九江納錫大龜

尺一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常用錫命而納之○馬云納入也

疏

傳尺二至納之 正義曰史記龜策傳云龜千歲滿天

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為大龜冠以九江知出九江水中也文在龜下而言納錫命乃貢之也

疏

二寸漢書食貨志云元龜距髯長尺二寸故以尺二寸

于河

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沔池山澗出河南北

于誤耳

本或作潛于漢非逾羊朱反

荆河惟豫州

浮于江沱潛漢 正義曰

伊洛澗既入

至南河○江沱潛漢四水各

疏

浮于江沱潛漢 正義曰

于河

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沔池山澗出河南北

于誤耳

本或作潛于漢非逾羊朱反

荆河惟豫州

浮于江沱潛漢 正義曰

伊洛澗既入

至南河○江沱潛漢四水各

疏

浮于江沱潛漢 正義曰

于河

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沔池山澗出河南北

于誤耳

本或作潛于漢非逾羊朱反

荆河惟豫州

浮于江沱潛漢 正義曰

伊洛澗既入

至南河○江沱潛漢四水各

疏

浮于江沱潛漢 正義曰

于河

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沔池山澗出河南北

于誤耳

荆河惟豫州

浮于江沱潛漢 正義曰

伊洛澗既入

至南河○江沱潛漢四水各

疏

浮于江沱潛漢 正義曰

于河

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沔池山澗出河南北

于誤耳

荆河惟豫州

浮于江沱潛漢 正義曰

伊洛澗既入

至南河○江沱潛漢四水各

疏

反註同猪張魚反又音諧左傳
及爾雅皆作孟諸宋藪澤也
疏傳音澤至被之正義曰地理志山陽郡有胡

陵縣不言其縣有荷澤也又云荷澤在濟陰定陶縣東孟豬
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以今地驗之則胡陵在睢陽之東定陶

在睢陽之北其水皆不流溢東北被孟豬也然郡縣之名隨
代變易古之胡陵當在睢陽之西北故得東出被孟豬也於

此作孟豬左傳爾雅作孟諸周禮
作望諸聲轉字異正是一地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

墟高者壤下者墟墟疏也
墟音盧說文黑剛土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

中田第四賦第二
又雜出第一
厥貢漆臬絺紵厥篚織纊

纊細綿也絺紵其反紵直呂
反纊音曠綿切韻武延反
疏傳續細絲正義曰禮記

氣即纊是細絲耳
鐵是細故言細綿
錫貢磬錯錯治玉石曰
錫曰詩云沱山之石可以攻玉又曰可以為錯磬錯

有以玉為之者故云治玉石曰錯謂治磬錯也
浮于洛

達于河華陽黑水惟梁州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
水華胡化反又胡瓜

反**疏**梁州傳東據至黑水正義曰周禮職方氏豫州
其山鎮曰華山在豫州界內此梁州之境東據華山

之南不得其山故言陽也
此山之西雍州之境也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岷山嶓

各水去已可種藝沱潛發源此州入荆州
岷武中反嶓音波徐甫河反韋音播
疏傳岷山至荆

漢制器有堯夷曰道地理志云蜀郡有湔道岷山在西徼外
江水所出也龍西郡西縣冢山西漢水所出是二者皆山名

也于江潛出下漢一水發源此州
而入荆州故荆州亦云沱潛既道
蔡蒙旅平和夷底

績蔡蒙二山名蔡山曰旅平言治功畢和夷之地致功可
藝旅如字韋音盧和如字又作鮮鄭云和讀曰恒治
直吏反**疏**傳蔡蒙至可藝正義曰地理志云蒙山在蜀
下同郡青衣縣應劭云順帝改曰漢嘉縣蔡山不知

所有論語云季氏旅於泰山是蔡山曰旅也平者言其治水
畢猶上既藝也和夷平地之名致功可藝藝與平互言耳
厥土青黎色青黑而沃壤也
正義曰孔以黎為黑故云色青黑其地沃
壤言其美也王肅曰青黑色黎也
厥田惟下上

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賦第八雜

疏

傳田第至三等

既言下中復云三錯舉下中第八為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

第九與第八為三也鄭云三錯者此州之地有當出下之賦

者少耳又有當出下上中厥貢瓊鐵銀鏤怒磬

名鏤剛鐵○瓊音糾徐又居蚌反又閭幼反馬周帝昭郭璞

云紫磨金案郭注爾雅瓊即紫磨金鐵天結反鏤婁豆反

疏 傳瓊玉至剛鐵○正義曰釋器云瓊琳王也郭璞

云瓊琳美王之別名鏤者可以刻鏤故為剛鐵也

熊 熊 貙 貙 貙 織 皮 貢 四 獸 之 皮 織 金 罽 ○ 熊 音 雄 貙 彼

傳貢四至金罽○正義曰與織皮連文必不貢生獸故云貢

四獸之皮釋言云罽罽也舍人曰罽謂毛罽也胡人續羊毛

作衣孫炎曰毛罽為罽織毛而言 西傾因桓是來浮

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耳 于潛逾于沔 西傾山南行因桓水

于潛逾于沔 是來浮于潛漢上曰沔○傾窺井友

傳西傾至曰沔○正義曰下文導山有西傾知是山名也地

理志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兩傾在雍州自西傾山南

行因桓水是來浮於潛水也地理志云桓水出蜀郡蜀山西

南行羌中入南海則初發西傾未有水也不知南行幾里得

桓水也下傳云泉始出山為漾水東南流 入于渭亂于

為沔水至漢中東行為漢水是漢上曰沔 河 越沔而北入渭浮東渡河而還帝

河 都白所治正絕流曰亂○渭音謂 疏 ○傳越沔至曰亂

在渭南五百餘里故越沔陸行而北入渭渭水入河故浮渭

-7 104 32 918" data-label="Text">

而東帝都在河之東故渡河陸行而還帝都也以每州之下

言入河之事河近帝都知是還都白所治 黑水西河惟

也正絕流曰亂釋詁文孫炎曰橫渡也 雍州 西○正義曰禹治豫

雍州 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 疏 雍州○傳西距至州

州乃次梁州自東向西故言梁州之境先以華陽而後黑水

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黑水而後西河計雍州之境被荒

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踰黑水王肅云西據黑水東距西河

所言得其實也徧檢孔本皆云西據黑水東據河必是誤也

又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龍門之河在冀州西界故

謂之西河王制云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是河相對而

為東 弱水既西 導之西流 疏 傳導之至合黎○正義

西也 至於合黎 疏 曰諸水言既導此言既

疏 傳導之至合黎○正義

疏 曰諸水言既導此言既

疏 曰諸水言既導此言既

疏 曰諸水言既導此言既

疏 曰諸水言既導此言既

疏 曰諸水言既導此言既

疏 曰諸水言既導此言既

疏 曰諸水言既導此言既

疏 曰諸水言既導此言既

疏 曰諸水言既導此言既

疏 曰諸水言既導此言既

-7 104 32 918" data-label="Text">

疏 曰諸水言既導此言既

西由地勢不同導之使西流也鄭云涇屬渭汭屬遠也

渭言治涇水入於渭○涇音經屬之蜀反疏傳屬遠至於

汭本又作內同如銖及馬云入也逮音代疏渭○正義曰

屬謂相連屬故訓為逮逮及也言水相及詩毛傳云內水

也鄭云汭之言內也蓋以人皆南向望水則北為汭也且涇

水南入渭而名為渭內知水北曰汭言治涇水使之入渭亦

是從故道也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岍頭山東南

至馬翊陽陵縣入漆沮既從澧水攸同漆沮之水已

渭行千六百里疏傳漆沮至於渭○正義曰詩云自

所同同之於渭○沮疏傳漆沮至於渭○正義曰詩云自

七徐反澧芳弓反疏傳漆沮至於渭○正義曰詩云自

沮本為二水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西關駟十三州志

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東入渭沮則不知所出蓋東入渭

時已與漆合謂發源遠以渭為主上云涇屬渭是矣故此言

漆沮既從已從於渭澧水所同亦同於渭以渭為主故此言

理志澧水出扶風鄠縣東荆岐既旅此荆在岐東非荆

南北過上林苑入渭也疏傳已旅至之荆○正義曰洪水之時祭祀禮

州之荆○疏傳已旅至之荆○正義曰洪水之時祭祀禮

治直吏反疏廢已旅祭而言治功畢治水從下自東而西

閔何校書疏六二

先荆後歧荆在岐東嫌與上荆為一故云非荆州之荆也地

理志云禹貢比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南條荆山在南郡

荆州之荆也

終南博物至于鳥鼠

三山名言相望

書地理志一名太一山秦記云又

名地肺博物山名漢書云垂山也

山復名故辯之云三山名也至於為首尾之辭故言相望也

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之文也地理志云扶風

武功縣有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

垂山古文以為博物皆在縣東

野疏傳下濕至致功○正義曰下濕曰

威縣疏傳下濕至致功○正義曰下濕曰

際原即此原際是也原際幽地從此致功西至豬野之澤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西裔之功○正義曰左傳稱舜去四凶投之四裔

是西裔未知山之所在地理志杜林以為燉煌郡即古瓜州

也昭九年左傳云先王居擣扞于四裔故允姓之姦居干瓜

州

州

州

州

州

州

此引地記書云三危之祖與三苗俱放於三危瓜州今燉煌也
之西南地記乃妄書其言未必可信要知三危之山則在積石
之南山禹治水未已竄三苗水災既除彼得安定故云三危
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功也
敝記此事以美禹治之功也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

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賦第**疏**傳田第一至功少
正義曰此與荆州賦

田升降皆較六等荆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
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王制云凡居民量地
得有功修人功少者記言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闢
遠民居先定新遭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
少治水之後即為此若在後墮人少多必得更立其等此非
求定也
厥真惟球琳琅玕
音郎玕音干山海經**疏**傳球琳至似珠
云崑崙山有琅玕樹西比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瑤琅
玕焉說者皆云球琳美玉名琅玕石
而似珠者必相傳驗實有此言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

門西河

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
傳積石至西界正義曰地理志云積石山在金城之西界
西南羌中河行塞外東北入塞內積石非河之源故云河所
經也河從西來至此北流故禹公河順流而北釋水云河所
里一曲一直故千里而東千里而南至于龍門西河也地理
志云龍門山在馮翊夏陽縣北此山當河之道禹鑿以通河
東郡之西界也禹至此渡河而還都白帝也公或誤為治此
說禹行不**會于渭汭**
說治水也
西上正義曰會合也人行逆流而上時掌反**疏**傳流至
河入渭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此而西上更入
雍州界也諸州之未惟言還都之道此

渠搜西戎即敘

織皮毛布有出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
戎狄也。論魯門反馬云崑崙在臨若西析星歷反馬云析
支在河關西搜所由反漢書志朔方郡有渠搜縣武紀云北
發渠搜是也象音謀

又音毛西戎國名
疏傳織皮至戎狄也
正義曰四國

皮毛布有西戎揔之此戎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牧誓云武王伐紂有羌鬻從之此是羌鬻之屬禹皆就次敘美禹之功遠及戎狄故記之也鄭玄云衣皮之民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之野者皆西戎也王肅不言渠搜鄭併渠搜為一孔傳不明或亦西戎西域也王肅不言渠搜鄭併渠搜為一孔傳不明或亦以渠搜為一通西戎為四也鄭以崑崙為山謂別有崑崙之山非河所出者也所以孔意或是地名國號不必為崑崙也

道導岍及岐至于荆山

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

雍州。導音道從首起也岍音牽字

疏

導岍及岐

又作汧山名一名吳岳馬本作開
治水登山從下而上州境隔絕未得徑通今更從上而下條
說所治之山本以通水舉其山相連屬言此山之傍所有水
害皆治訖也因冀州在北故自北為始從此導岍至敷淺原
舊說以為三條地理志云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
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
王肅皆為二條導岍北條西傾中條岍南條鄭玄以為四
列導岍為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岍為次陽列岍山為正陽
列鄭玄創為此說孔亦當為三條也岍與岍象言導西傾不

乙元大

二十三

王肅

言導者史文有詳略以可知故省文也。傳更理至雍州
正義曰荆岐上已具矣而此復言之以山勢相連而州境隔
絕更從上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揔解此下導山水之意
也其實通水而文稱導山者導山本為治水故以導山名之
地理志云吳岳在扶風岍縣西古文以為岍山岐逾于河
山在美陽縣西北荆山在懷德縣三山皆在雍州
此謂梁山疏傳此謂至西河正義曰逾于河謂山逾龍門
龍門西河疏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故云此謂龍門
西河言此處山不壺口雷首至于大岳
絕從此而渡河也

疏

傳三山至黨西正義曰地理志云壺口在河東疑縣東是
三山在冀州以太岳東底柱折城至于王屋

冀州南河之北東行底柱折城至于王屋
地理志云折城在河東濩澤縣西王屋在河東垣縣東北地
理志不載底柱在太陽關東折城之西從底柱至王屋

之北東行也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延東北

獨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 **疏**傳

故以山言之。行戶剛反又如字滄音倉勝音升 **疏**此

三至言之。正義曰地理志云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

恒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太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

又遠故云此二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傍之水

皆入海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也謂漳路汾涑在壺口

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也謂漳路汾涑在壺口

雷首太行經底柱析城濟出王屋潞近太行恒山碣石

近恒山碣石 **西傾朱圉鳥鼠** 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

石之等也 **疏**傳西傾至南山 **疏**正義曰地理志

二者雍州之南山。 **疏**傳西傾至南山 **疏**正義曰地理志

傾窺井反圍魚呂反 **疏**云西傾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圉

在天水冀縣南言在積石以東見河所經也地理志云鳥鼠

同穴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渭水所出在隴西郡之西長三

者皆雍州也 **至于大華** 相首尾而東。 **疏**傳相首尾

之南山也 **至于大華** 如字又戶化反 **疏**而東 **疏**正

義曰地理志云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鳥 **能耳外方桐**

鼠東望太華太遠故云相首尾而東也 **能耳外方桐** 正

拍至于陪尾

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

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陪音 **疏**傳

裴陪尾山名漢書作橫尾列如字本或作別彼列反 **疏**四

山至相備 正義曰地理志云熊耳山在弘農盧氏縣東伊

水所出嵩高山在潁川嵩高縣古文以為外方山桐拍山在

南陽平氏縣東南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為陪

尾山是四山接華山而相連東南皆在豫州界也凡舉山名

皆為治水故言水之所經洛出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拍經

陪尾導山本為治水故云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

列所治水於 **導端冢至于荆山** 傑水出端冢在梁州

下互相備也 **導端冢至于荆山** 傑水出端冢在梁州

書卷六

北

王

疏

傳漢水至荆州 正義曰下云端冢導漢梁州

內方至于大別

內方大別二山名 **疏**傳內

名知荆山 **內方至于大別** 在荆州漢所經 **疏**傳內

在荆州也 正義曰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

為內方山地理志無大別鄭玄云大別在當江安豐縣杜預

岷山

之陽至于衡山

衡山江所出在梁州

疏

傳岷山至荆州正義曰其下

云岷山導江梁州岷嶓既藝是岷山在荆州也地理志云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上言衡陽惟荆州是江所經在荆州也

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言衡山連延過九江接敷淺原言

陽山在楊州豫章界

疏

傳言衡至章界正義曰衡即橫也東西長

東接於敷淺原之山也經於岷及嶓冢言導岷山言陽故解之言導從首起言陽從南言岷山之南至敷淺原別以岷山

為首不與大別相接由江所經別記之耳以見岷非三條也地理志豫章廬陵縣南有博陽山古文以為敷淺原

弱水至于合黎

合黎水名在流沙東弱水或作

疏

導弱水正義曰此下所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北為始以

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水從雍

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為

大河在北故先言河也漢入于江故先漢後江其濟發源河

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為四瀆其次濟次淮其渭與洛俱入于

河故後言之計流水多矣此舉大者言耳凡此九水立文不

同弱水黑水沈水不出于山文單故以水配其餘六水與

山陣既繫於山不須言水積石山非河上源記施功之要故

云導河積石言發首積石起也漢江先山後水淮渭洛先水

後山皆是史文詳略無義例也又淮渭洛言自某山者皆是

發源此山欲使異於導河故加自耳鄭玄云凡言導者發源

於上未成流凡言自者亦發源於上未成流必其俱未成流

何須別導與自河出岷嶓發源甚遠豈至積石猶未成流而

于二危入于南海

黑水自北而南經三

疏

正義曰地理志益州郡計在蜀郡西幸三千餘里故滇王

也武帝元封二年始開為郡郡內有滇池縣縣有黑水祠

止言有其祠不知水之所在鄭云今中國無也傳之此言順
經文耳察圖元水經黑水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
山南流入于南海然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以黑水得越河
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

道河積石至于龍門
傳施功至通流 正義曰河源不始於此記其施功處耳故
言施功發於積石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則河從積石北
行又東乃南行至于龍門計應三十餘里龍門砥柱鑿山也
其餘平地穿地也或鑿山或穿地以通流言自積石至海皆
然也釋水云河出崑崙虛色白李巡曰崑崙山名虛山下地
也郭璞云發源高處激湊故水色白潛流地中受渠來多薄
濁故水色黃漢書西域傳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
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
一名鹽澤者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
居冬夏不增減皆以為為潛行地南下出于積石為中國河郭
璞云其去崑崙里數遠近未得詳也

南至于華陰
華山北至東行

至于砥柱
砥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
柱然在西魏之界。見賢遍反魏寡白反

又東至于孟津
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
津。孟津如字洛地地名湊七且反

疏
傳孟津至為津 正義曰孟是地名津是渡處在孟津
致津謂之孟津傳云地名謂孟為地名耳杜預云孟津
河內河陽縣南孟津也在洛陽城北都道所湊

東過洛汭
古今常以為津武王渡之近山以來呼為武濟

至于大伾
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伾至于大伾而北行
伾本或作伾音不又皮鄙反徐扶眉反又數

疏
傳洛汭至北行 正義曰洛汭洛入
河處河南鞏縣東也釋山云再成英

成
成阜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為脩武武德之界張揖云
成阜縣山又不 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

雅
雅不同蓋所見異也鄭玄云大伾在脩武武德之界張揖云
成阜縣山也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為脩武武德之界張揖云

水至澤名
正義曰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案班固漢書
以襄國為信都在大陸之內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

信
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若其不爾則降水不可知也
鄭以澤讀為降下江反聲轉為其河內其縣淇水出焉東至

當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降水水名入河大陸澤

疏
傳如字鄭戶江反

水至澤名
正義曰地理志云降水在信都縣案班固漢書
以襄國為信都在大陸之內或降水發源在此下尾至今之

信
信都故得先過降水乃至大陸若其不爾則降水不可知也
鄭以澤讀為降下江反聲轉為其河內其縣淇水出焉東至

鄭
鄭以澤讀為降下江反聲轉為其河內其縣淇水出焉東至

淇
淇水出焉東至

水出焉
東至

東至

而沈又東至于澧澧水名○**疏**傳澧水名○正義曰

水已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

名故以合黎為山名澧為陵名鄭玄云今長沙郡有澧陵縣

其以凌名為縣乎孔以合黎與澧皆為水名弱水餘波入于

流沙則本源入合黎矣台黎得容弱水知是水名楚辭曰濯

余佩兮澧浦是過九江至于東陵江分為九道在**疏**

傳江分至地名○正義曰九江之水禹前先有其東也北

處禹今寧江過歷九江之處非是別有九江之水**疏**

會于匯也溢也東溢分流都其北會為**疏**傳也溢至彭

也言廢也邪出之言故為溢也東溢分流又都共聚合北會

彭蠡言散流而復合也鄭云東也者為南江孔意或然至之

與會史東為中江入于海有北有中**疏**傳有北有

○正義曰地理志云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海中江從丹

陽無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

北東導沈水東流為濟泉源為沈流去為濟在溫西

入海導沈水東流為濟北平地○沈音充又以轉反

疏傳泉源至平地○正義曰地理志云濟水在河東垣縣

王屋山東南至河內武德縣入河傳言在溫西北平地

者濟水近在河內孔必驗而知之見今濟水所出在

溫之西北七十餘里溫是古之舊縣故計溫言之**入于**

河溢為滎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

一本作**疏**傳濟水至東南○正義曰此皆目驗為說也濟

濟清南出還東出于陶丘北陶丘立再成**疏**傳陶

清故可知也東出于陶丘北陶丘立再成**疏**傳陶

再成○正義曰釋丘云再成為陶丘李巡曰再成其形再重

也郭璞云今濟陰定陶城中有陶丘地理志云定陶縣西南

有陶丘亭又東至于荷荷澤又東北會于汶汶合又

北東入于海北折而東導淮自桐柏桐柏山在**疏**

傳桐柏至之東○正義曰地理志云桐柏山在南陽平氏縣

東南淮水所出水經云出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

柏之傍小山傳言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與泗沂二

南陽郡之東也

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水合入海

水合入海

水合入海

水合入海

水合入海

水合入海

水合入海

水合入海

水合入海

水合入海

水合入海

水合入海

水合入海

疏 傳與泗至入海。正義曰地理志云沂水出泰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乃沂水先入泗泗入淮耳以沂

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道守渭自鳥鼠同穴。鳥鼠

共為雌雄同穴處此山遂。傳鳥鼠至出焉。正義曰釋文名山曰鳥鼠渭水出焉。云鳥鼠同穴其鳥為鷓其鼠為

鷓李巡曰鷓鷓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郭璞曰鷓如人家鼠而短尾鷓似鷓而小黃黑色穴入地三四尺鼠在內

鳥在外今在隴西首陽縣有鳥鼠同穴山尚書孔傳云其為雉雌張氏地理記云不為牝牡雙並載此言未知誰得實也

地理志云隴西首陽西南有鳥鼠同穴山渭水所出。東會

于澧又東會于涇。澧水自南涇水自北而合。澧音豐。又東過漆

沮入于河。漆沮二水各亦曰洛水。疏 傳漆沮至翊北。○

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矣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是漆沮在涇水之東故

孔以為洛水一名漆沮水經沮水出北池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渠在大上皇陵東南濯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

閭何校 八書疏云 林重校 二八 余氏贊

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被漆即扶風漆水

也彼沮導洛自熊耳。在宜陽。東北會于澗澶。會

則未聞。東南會于伊。合於洛。又東北入于河。合於鞏

河南。又東會于伊。陽之南。又東北入于河。之東。○

鞏恭勇反縣。九州攸同。在下。四隩既宅。宅已可

居。○隩於六反。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九州名山已槩。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州之川已滌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陂障無決溢矣。○滌待歷反陂彼宜反

槩仕雅反。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四海之內會同于障章尚反。庶土交正。底慎財賦。交

國共貫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言政化和。○貫工喚反。咸則三壤成賦。也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壚致所慎。咸則三壤成賦。者財貨貢賦言取之有節不過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九州之賦明水害除。○較音角。疏 九州至中邦。○

洪水道路阻絕今水土既治天下大同故摠敘之今九州所
共同矣所同者四方之宅已盡可居矣九州之山刊槎其木
於祭之矣九州之川將除泉源無壅塞矣九州之澤已皆成
障無決溢矣四海之內皆得會同京師無乖異矣六材之府
甚修治矣言海內之人皆豐足矣水災已除天下衆土墳壤
之屬俱得其正復本世故也民既豐足取之有藝致所重慎
者惟財貨賦稅也慎之者皆法則其三品土壤準其地之肥
瘠爲上中下三等以成其貢賦之法於中國美禹能治水土
安海內於此摠結之。傳所同事在下。正義曰九州所同
與下爲目故言所同事在下四隩既宅已下皆是也其言九
山九川九澤最是同之事矣。傳四方至可居。正義曰室
隅爲隩隩是內也人之造宅爲居至其隩內遂以隩表宅故
傳以隩爲宅以宅內可居言四方舊可居之處皆可居也。
傳九州至溢矣。正義曰上文諸州有言山川九澤皆準大
言之所言不盡故於此復更摠之九山九川九澤皆準大
內所有山川澤無大無小皆刊槎決除已誌其皆旅祭惟擇
名山大山言旅者往前大水旅祭禮廢已旅見已治也山非
水體故以旅見治其實水亦旅矣發首云奠高山大川但非
定位皆已旅祭也川言條除泉源從其所出至其所入皆蕩
除之無壅塞也澤言既波往前濫溢今時水定或作波以障

卷之六

五

之使無決溢詩云彼澤之陂毛傳云陂澤障也。傳四海至
化和平。正義曰禮諸侯之見天子時見曰會穀見曰同此言
四海會同乃謂官之與民皆得聚會京師非據諸侯之身朝
天子也夷狄戎蠻謂之四海但天子之於夷狄不與華夏同
風故知四海謂四海之內即是九州之中乃有萬國萬國同
其風化若物在繩索之貫故云九州同風萬國共貫大禹謨
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皆修治者言政化和平也。傳
和平氏不失業各得殖其資產故六府修治也。傳交俱至
過度。正義曰交錯更互俱之義故交爲俱也。洪水之時高
下皆水土失本性今水災既除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墟還
復其壤墳墟之性也諸州之土青黎是色塗泥是濕土世之
異惟有壤墳墟耳故舉三者以言也致所慎者財貨貢賦謹
慎其事不使害人言取民有節什一而稅不過度也。傳皆
法至害除。正義曰土壤各有肥瘠貢賦從地而出故分其
十壤爲上中下計其肥瘠等級甚多但舉其大較定爲三品
法則地之善惡以爲貢賦之差雖細分三品以爲九等入功
修少當時小異要民之常稅必準其土故皆法三壤成九州
之賦言得施賦法以明水害除也九州即是中邦故傳以九
州言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德因生以賜姓

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王疏錫土

者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無距違我行若

行正義曰此一經皆史美禹功言九州風俗既同可以施

其教化天子惟當擇任其賢者與與共治之選有德之人賜

與所生之士為姓既無能尊賢如是又天子立意常自以敬我

德為先則天下之民無有距違我天子所行者皆為之使然

故敘而美之。傳曰我至行者正義曰台我釋詁文天子

建德因生以賜姓隱八年左傳文既引其文又解其義土地

也謂有德之人生于此天子以地名賜之姓以尊顯之周

語稱帝嘉焉德賜姓曰姒柝四岳賜姓曰姜左傳稱周賜陳

胡公之姓為纘皆是因生賜姓之事也臣蒙賜姓其人少矣

此事是用賢大者故舉以為言王者既能用賢又能謹敬其

立意也常自以敬我德為先則天下無有距違我天子之行

者論語云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

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王者自敬其德則民豈敢不敬之人

皆敬之誰敢距違者聖人行而天下皆悅動而天下皆應用

此道五百里甸服治用去王城五百里之甸服為天子服

也為于疏五百里甸服正義曰既言九州同風法壤成賦反

為于疏而四海之內路有遠近更敘彌成五服之事甸侯

使賦役有五服之名堯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後禹乃為之節文

百里即為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內各為一節

三百里外共為一節侯服稍遠近者供役故二百里內各為一節

二內三百里為一節外二百里為一節以遠近有較故其任

不等甸服入穀故發首言賦稅也賦令自送入官故三百里

內每皆言納四百里五百里不言納者從上省文也於三百

里言服者舉中以明上下皆是服王事也侯服以外貢不入

穀侯王為斤侯二百里內徭役差多故各為一名三百里外

同是斤侯故共為一名自下皆先言二百里而後二百里舉

大率為羌等也。傳規方至百里正義曰先王規方千里

以為甸服周語文王制亦云千里之內曰甸鄭玄云服治田

出穀稅也言甸者王百里賦納總甸服內之百里近王

治田故服名甸也百里賦納總甸服內之百里近王

音物近附近之近彙故若反供音恭餉音嗣疏傳甸服

正義曰去王城五百里地各甸服就其甸服內又細分之

從內而出此為其首故云甸服之內近王城者總者總下銓

結禾德與稟總皆送之故云禾稟曰總入之供餉二百里

國馬周禮掌春待諸侯之禮有芻有禾此總是也

義曰釋詁訓揆為度故雙言之以王者有文教此服諸侯
度王者政教而行之必自揆度恐其不合上耳即是安服王
者之一二百里奮武衛文教外之二百里奮武衛**疏**

傳文教至以安。正義曰既言三百又言二百嫌是三百之
內以下二服文與此同故於此解之此是文教外之二百里
也由其心安王化奮武以衛天子所以名此服為安也。內文
而外武故先揆文教後言奮武衛所從言之異與安之義同
奮武衛天子是其安之驗也言服內諸

侯心安天子非言天子賴諸侯以安也**五百里要服**
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疏**傳綏服至文教。正義曰
要一遙反束如字一音來。要者約束之義上言揆文
教知要者要束以文教也。綏服自揆天子文教恐其不備
旨此要服差遠已慢王化天子恐其不服乃以文教要服之

名為要見其**二百里夷**守平常之教事王者**二百里**
疎遠之義也。而巳。馬云夷易也。正義曰
蔡。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疏**傳蔡法至差簡。正義
上言三百里夷夷訓平也言守平常教耳此名為蔡教簡於

夷故訓蔡為法法則三百里者去京師彌遠差復簡易言其
不能守**五百里荒服**要服外之五百里**疏**傳要服至簡
平常也。王肅云改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傳言**三百**
服名荒者王肅云改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傳言**三百**
荒又簡略亦當以為荒忽又簡略於要服之禁也

里蠻以文德蠻來**疏**傳以文至以法。正義曰鄭云蠻
蠻之言緝也其意言蠻是緝也緝是繩也言蠻者以繩束物
之名揆度文教論語稱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故傳言

以文德蠻來之不制以國內之法強逼之王肅云蠻慢也禮
儀簡慢與孔異然甸侯綏要四服俱有三日之役計一而稅
之二百里蔡者稅微荒簡其荒服力役田稅並無故鄭注云蔡

侯綏等所出稅賦名入本國則亦有納納錢之義但此據
天子立文耳要服之內皆有文教故孔於要服傳云要束以
文教則知已上皆有文教可知獨於綏服三百里云揆文教

者以去京師既遠更無別供又不近外邊不為武衛其要服
又要束始行文教無事而能揆度文教而行者准有此三百
里耳奮武衛者在國習學武有事則征討夷狄不於要服
內奮武衛者以要服逼近夷**二百里流**其俗凡五服相距
揆要束始來不可委以兵武

為方五千里疏傳流移至千里。正義曰流如水流故云移也。

蠻來之也。凡五服之別各五百里。是王城四面各別二千五

百里至五百里。米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菴服各五

百里。是而三千里。相距為方六千里。鄭玄以為五服服別五

千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弼之。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而別至

故肅注。此云賈馬既失其實。鄭玄尤不然矣。禹之功在平治

山川。不在拓境。廣土土地之廣三倍於堯。而書傳無稱也。則

鄭玄創造難。可據信。漢之考武疲弊。中國甘心夷狄。天下戶

口至減大半。然後僅開緣邊之郡而已。禹方憂洪水。三過其

門不入。未暇以征伐為事。且其所以為服之名。輕重顛倒。遠

近失所。難得而通矣。先王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均分之

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寰宇。而使甸服之外。諸侯入禾。藁乘其

義也。史遷之旨。蓋得之矣。是同於孔也。若然。周禮王畿之外

別有九里。服別五百里。是為方萬里。復以何故三倍於堯。又

地理志言。漢之土境。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

六十八里。驗其所言。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戴地。古今必

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也。尚書所言。據其虛空

闊何校。書疏六。林重校。三三。陳德祿。

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乃謂著地人跡。屈曲而量之。所

以數不同也。故王肅上篇注云。方五千里者。直方之數。漢據迴邪之

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言經宿直方之數。漢據迴邪之

道。有九服五服。其地雖同。王者章易自相變。改其法不改其

地也。鄭玄不言禹變堯法。乃云地倍於堯。故王肅所以難之

王制云。言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南。南不盡衡山。北不盡恒山。

凡四漸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者。彼自言不盡。東漸于

明。未至遠界。且王制漢世為之。不可與經合也。

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五服之外。皆與王者

聲教而朝見。漸于廉反。被皮寄反。朔訖于四海。禹錫

玄圭。告厥成功。至以彰顯之言。天功成。訖斤密反。

疏。東漸至成功。正義曰。言五服之外。又東漸入于海。西

被及于流沙。其北與南。雖在服外。皆與聞天子威聲。文

也。海多邪曲。故言漸入流沙。長遠故言被及。皆是過之意也。

五服之下乃說此事故言此五服之外皆與王者聲教而明見言其間風感德而來朝也鄭玄云南北不言所至然論之此言西被於流沙流沙當是西境最遠者也而地理志以流沙為張掖居延澤是也計三危在居延之西大遠矣志言非也。傳玄天至功成。正義曰義曰考工記天謂之玄是玄為天色禹之蒙賜必是堯賜故史敘其事禹功盡加于四海故堯賜玄圭以彰顯之必以天色圭者言天功成也大禹謨舜美禹功云地平天成是天功成也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六

尚書卷第六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七

甘誓第三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夏啓嗣禹道伐有扈之罪。啓禹子

嗣禹為天子也。扈音戶。有扈國名。與夏同姓。馬云。以姓之國為無道者。梁京北鄆縣。即有扈之國也。甘有扈郊地名。馬云。南郊地也。甘水名。今在鄆縣西。

誓。馬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疏。啓與至甘誓。啓與戰于甘地之

氏。拔王命率眾親征之。有扈氏發兵拒啓。啓與戰于甘地之野。將戰。集將士而誓。戒之。史叙其事。作甘誓。傳夏啓至之

罪。正義曰。孟子稱禹蕩益於天。二年禹崩之後。益避啓於其山之陰。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啓。曰。吾君之子也。啓遂即

天子位。史記夏本紀稱啓立有扈氏。不服。故伐之。蓋由自堯舜受禪。相承啓獨見。繼父以此不服。故云。夏啓嗣禹立伐有

扈之罪。言繼立者見。甘誓。甘有扈郊地。疏。曰。甘誓。正義。其由嗣立。故不服也。甘誓。名將戰先誓。疏。曰。發誓。首二句。

叙其誓之由其王曰。已下皆是誓之辭也。曲禮云。約信曰誓。將與敵戰。恐其損敗。與將士設約。示賞罰之信也。將戰而誓

是誓之大者。禮將祭而號令。齊百官亦謂之誓。周禮大宰云。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鄭玄云。誓。戒。要之以刑。重失禮也。彼

明堂云。所謂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是誓辭之略也。彼亦。是約信。但小於戰之誓。馬融云。軍旅曰誓。會同曰誥。誥誓

俱是號令之辭。意小異耳。傳甘有至先誓。正義曰。地理志。扶風鄆縣古扈國。夏啓所伐者也。鄆音同。未知向故。改

也。啓伐有扈。必將至其國。乃出兵與啓戰。故以甘為有扈之郊地名。馬融云。甘有扈。南郊地名。許啓西行伐之。當在東郊

融。則扶風人或當知其處也。將戰先誓。誓是臨戰時也。甘誓。技誓。費誓。皆取誓地為名。湯誓。舉其王號。泰誓。不言成誓者

皆史官不同。故立名有異耳。泰誓。未戰而誓。故別為之。大

戰于甘。乃召六卿。命卿。六軍其將皆。王曰。嗟。六

事之人。各有軍事。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

急。棄二。正。五行之德。王者相承。以取法。有扈與夏同姓。時觀而不恭。是則威侮五行。急情棄廢。

急棄二。正。五行之德。王者相承。以取法。有扈與夏同姓。時觀而不恭。是則威侮五行。急情棄廢。

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侮二甫反正如字徐
音征馬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也情徒卧反 天用勦絕

其命用其失道故勦也截絕謂滅之○勦子六
今予反玉篇子小反馬本作巢與玉篇切韻同

惟恭行天之罰恭奉也言欲截左不攻于左汝

不恭命左車左左方主射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御其馬之正汝不恭命馬為以正

用命賞于祖天子親征必載蓬翮之

弗用命戮于社天子親征又載社主謂之社事不

予則孥戮汝孥子也

疏大戰至戮以正義曰史官自

之野將欲交戰乃召六卿令與眾士俱集王乃言曰嗟重其

以勦告汝今有苞氏威虐侮慢五行之盛德怠惰棄喪三才

之正道上天用失道之故今欲截絕其命天既如此故我予

准奉行天之威罰不敢違天也我既奉天汝當奉我汝諸士

衆在車左者不治理於車左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在車右者

不治理於車右之事是汝不奉我命御車者非其馬之正令

馬進退違矣是汝不奉我命汝等若用我命我則賞之於社

主之前若不用我命則戮之於社主之前所戮者非但止使

身而已我則并殺汝子以戮辱汝汝等不可不用我命以求

殺敵戒之使齊力戰也○傳天子至命卿○正義曰將戰而

召六卿明是卿為軍將天子六軍其將皆命卿周禮夏官序

文也鄭玄云夏亦然則三王同也經言大戰者鄭玄云天子

之兵故曰大孔無明說蓋以六軍並行威震多大慈稱大戰

○傳各有至六事○正義曰卿為軍將故云乃召六卿及其

誓之非六卿而已鄭玄云變六卿言六事之人者言軍吏下

及士卒也下文戒左右與御是御勦在軍之士步卒亦在其

間六卿之身及所部之人各有軍事故六事之人為惣呼之

辭○傳五行至亂帝○正義曰五行水火金木土也分行四

時各有其德月令孟春三日太史謁於天子曰某日立春盛

德在木夏云盛德在火秋云盛德在金冬云盛德在水此五

行之德王者雖易姓相承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其所取法

同也言王者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其所取法

同也言王者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其所取法

同也言王者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其所取法

同也言王者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其所取法

同也言王者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其所取法

同也言王者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其所取法

同也言王者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其所取法

同也言王者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其所取法

同也言王者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其所取法

同也言王者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其所取法同也言王者其所取法

而有禹氏獨侮慢之所以為大罪也且五行在入為仁義禮
智信威侮五行亦為侮慢此五常而不行也有禹與夏同姓
持親而不恭天子廢君臣之義失相親之恩五常之道盡矣
是威侮五行也無所畏忌作威虐而侮慢之故云威侮侮慢
易說卦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
道曰仁與義物之為大無大於此者周易謂三才以人生天
地之間莫不法天地而行事以此知急隋棄廢天地入之正
道棄廢此道言亂常也孔馬鄭王與皇甫謐等皆言有夏與
夏同姓並依世本之文楚語云昭王使觀射以傅太子射以
辭之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時親
而不恭也周語云帝嘉禹德賜姓曰姁禹始得姓有夏與夏
同姓則為啓之兄弟如此者蓋禹未賜姓之前以姁為姓故
禹之親屬舊已姓姁帝嘉其德又以姁姓顯揚之猶若伯夷
國語稱賜姓曰姜然伯夷是炎帝之後未賜姓之前先為姜
姓與此同也故有夏以為夏之同姓。傳用其至滅之。正
義曰天子用兵稱恭行天罰諸侯討有罪稱肅將王誅皆示
有所稟承不敢專也有夏既有大罪且其絕滅故原天之意
言天用其失道之故欲截絕其命謂滅之也勳是斬斷之美
故為載也。傳左車至其職。正義曰歷言左右及御此三
人在一車之上也故左為車左則右為車右明矣宣十二年

左傳云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
師者左射以黃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箠執俘而還
是左方主射右主擊刺而御居中也御言正馬而左言不
所職者以戰主殺敵左右用兵是戰之常事故略而不言御
惟主馬故特言之互相明也此謂凡常兵車甲士三人所主
皆如此耳若將之兵車則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在右將居處
下在中央主擊鼓與軍人為節度成二年左傳說晉伐齊云
晉解張御卻克鄭立緩為右卻克傷於矢未絕鼓音曰余病
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設豈
敢言病卻克傷於矢而鼓音未絕張侯為御而血染左輪是
御在左而將居中也攻之為治常訓也治其職者左當射久
右當擊刺是其所掌職事也。傳御以至我命。正義曰御
以正馬為政言御之政事事在正馬故馬不正則罪之詩云
兩騂如手傳云進止如御者之手是為馬之正也左右與御
三者有失言皆不奉我命以御在後故摠解之。傳天子至
不專。正義曰曾子問云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之正行
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巡守尚然征伐必也故云天子親征
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則賞祖主前示不專也周禮夫同
馬云若師不功則厭而奉主車鄭玄云厭伏冠也奉猶送也
送王歸於廟與社亦是征伐載主之事也。傳天子至之義

正義曰定四年左傳云君以軍行被社農鼓祝奉以從是天子親征又載社王行也郊特牲云惟為社事單出里故以社事言之不用命奔北者則戮之於社王之前奔北謂背陳走也所以刑賞異處者社主陰陰主殺則祖王陽陽主生禮左宗廟右社稷是相陽而社陰就祖賞就社殺親祖嚴社之義也大功大罪則在軍賞罰其徧叙諸動乃至太祖賞耳。傳學子全取累也。正義曰詩云樂爾妻孥對妻別文是李為子也非但止辱其身并及汝子亦殺言以取惡累之陽誓云子則擊戮汝傳曰古之用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擊戮汝繼以齊之使勿犯此亦然也。

五子之歌第三

夏書

孔氏傳

孔頴達疏

大康失邦

啓子也。于遊田不恤民。事為邦所逐不得反國。

昆弟五人須

于洛納作五子之歌

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於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五子名字書傳無聞仲康蓋其一也。于

馬云止也納如疏反本又作內音同

疏 正義曰啓子太

康以遊畋棄民為尹所逐失其邦國其未失國之前畋于洛水之表太康之弟更有昆弟五人從太康畋獵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太康為尹所逐不得反國其弟五人即啓之五子並怨太康各自作歌史叙其事作五子之歌。傳太康至作歌。正義曰昆弟五人自有長幼故五子之歌。細昆弟是太康之昆故云太康之五弟五子因疏 五子之歌。正義曰史述作歌之由先叙失國以名篇疏之事其一曰以下乃是歌辭此五子作歌五章每章各是一人之作辭相連接自為終始初言皇祖有讓未必則指怨太康必是五子之歌相顧從輕至其其二蓋是昆弟之次或是作歌之次不可知也。傳啓之至名篇。正義曰直言五子不知謂誰故言啓之五子太康之弟叙怨作歌不言五弟而言五子者以其迷祖之訓故繫父以言之。太康尸位以逸豫

其迷祖之訓故繫父以言之。又作伯音木又作行音同。逸本。滅厥德黎民咸貳

則衆民皆二心矣。乃盤遊無度

盤樂遊逸無法度。黎力兮反喪息浪反。盤步干反本或作樂。變如字。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百日不還 **有窮** 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有窮國名

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廢之 厥第五人御其母以

從 御待也言從賊 後于洛之汭五子咸怨

失國 太康至作歌 正義曰天子之在天位職當牧養兆民 疏

主以尊位用為逸豫滅其人君之德衆人皆有二心 太康乃

復愛樂遊逸無有法度 賊獵於洛水之表一出十旬不反 有

窮國君其名曰羿因民不能堪忍太康之惡率衆距之于河

不得反國太康初去之時其第五人侍其母以從太康太康

畋于洛南五弟待於洛北太康久而不反致使羿距于河五

子皆怨太康追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而各叙已怨之志也其

弟待母以從太康太康初去即然待於洛水之北以冀太康

速反羿既距之五子乃怨史述太康之惡既盡然後言其作

歌故令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然也 傳尹

主也 正義曰釋詁文 傳有窮至廢之 正義曰襄四年

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然則羿居窮石

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 說文云羿帝

使司射在商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 堯

辭天問云羿焉羿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

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

拜名為何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於河北不得入國

有窮國名

羿諸侯名

從

以叙怨

以叙怨

以叙怨

以叙怨

以叙怨

以叙怨

以叙怨

以叙怨

以叙怨

以叙怨

以叙怨

以叙怨

以叙怨

以叙怨

以叙怨

以叙怨

以叙怨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厥第五人御其母以

從

後于洛之汭五子咸怨

太康至作歌

復愛樂遊逸無有法度

窮國君其名曰羿因民不能堪忍太康之惡率衆距之于河

不得反國太康初去之時其第五人侍其母以從太康太康

畋于洛南五弟待於洛北太康久而不反致使羿距于河五

子皆怨太康追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而各叙已怨之志也其

弟待母以從太康太康初去即然待於洛水之北以冀太康

速反羿既距之五子乃怨史述太康之惡既盡然後言其作

歌故令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然也

主也

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然則羿居窮石

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

使司射在商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

辭天問云羿焉羿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

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

拜名為何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於河北不得入國

百日不還

距太康於河不得入國遂廢之

從

失國

復愛樂遊逸無有法度

窮國君其名曰羿因民不能堪忍太康之惡率衆距之于河

不得反國太康初去之時其第五人侍其母以從太康太康

畋于洛南五弟待於洛北太康久而不反致使羿距于河五

子皆怨太康追述大禹之戒以作歌而各叙已怨之志也其

弟待母以從太康太康初去即然待於洛水之北以冀太康

速反羿既距之五子乃怨史述太康之惡既盡然後言其作

歌故令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當然也

主也

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然則羿居窮石

曰有窮國名窮是諸侯之國羿是其君之名也

使司射在商子云堯時十日並生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

辭天問云羿焉羿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說文云

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

拜名為何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於河北不得入國

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

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皇君也君祖禹有

言能畏敬小民

是謀備其微

者棄德之君必有其一 其二曰惟彼陶唐有此異方

陶唐帝堯氏都冀其 疏 傳陶唐至四方 正義曰山本云帝

湯稱殷商也案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為天子不言封於陶

唐陶唐二字或共為地名未必如昭言也以天子王有天下

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冀方為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

都不出此地故 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舉陶唐以言之 言失堯之道亂其法制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

自致滅亡 〇底之覆反 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則法貽遺也言仁及後世

遺唯季反 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

宗絕祀 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言

疏 其四至絕祀 正義曰有明明之德我祖大禹也以有

法遺其後世之子孫使法則之又關通衡石之用使之和平

人既足用王之府藏則皆有矣與存國富宜以為政今太康

荒廢墜失其業覆滅宗族斷絕祭祀言大康棄典法所以滅

宗祀也 〇傳君萬至後世 正義曰萬邦之君謂君統萬國

為天子也 〇傳謂先王之典可憲據而行之故為經籍則法釋

詰文典謂先王舊典法謂當時所制其事不為大異重言以

備文目貽遺釋言文以典法遺子孫言仁恩及後世 〇傳金

鐵至取云 正義曰關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

耳律歷志云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

志云石為怪異入金不從革其五曰嗚呼曷歸予

之條費歸之義亦得通也

懷之悲焉向也言思而萬姓仇予予將疇依仇也

當衣誰以懣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懣陶言哀思也顏厚色理

厥德雖悔可追言人君行己不損其德以速滅敗雖

字或疏其五至可追正義曰嗚呼太康已覆滅矣我將

作睚何所依歸我以此故思之而悲太康為惡毒禍天

下姓皆共仇我我將誰依就乎鬱陶而哀思乎我之心也我

以此故外貌顏厚而內情忸怩羞慙由太康不損其德以致

此見年維欲改悔其可追及之乎事已往矣不可如何從首

漸怨至此為深皆是拜距時事也○傳仇怨至國乎正義

曰拒二年左傳云怨耦曰仇故為怨也拜距於河不得復友

乃思太康欲歸依之言當依誰以復國乎○傳鬱陶至賢士

○正義曰孟子稱舜弟象見舜云思君正鬱陶鬱陶精神積

結積聚之意故為哀思也詩云顏之厚矣羞慙之情見於面

貌似如面皮厚然故以顏厚為色隈忸怩羞不能言

心慙之狀小人不足以知得失故慙愧於仁人賢士

胤征第四

夏書 孔氏傳 孔穎達疏

義和涵淫廢時亂曰義和和氏出掌天地四時之官

康之後沈涵於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胤征往征之

胤征胤國之君受王命胤征罪曰征疏義和至胤

惟為過言耽酒為過差也聖人作曆數以紀天時不存曆數

惟仲康肇位惟仲康肇位

四海仲康為天子胤侯命掌六師胤侯命掌六師

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

胤后承王命徂征胤后承王命徂征

胤后承王命徂征胤后承王命徂征

胤后承王命徂征胤后承王命徂征

胤后承王命徂征胤后承王命徂征

胤后承王命徂征胤后承王命徂征

胤后承王命徂征胤后承王命徂征

胤后承王命徂征胤后承王命徂征

胤后承王命徂征胤后承王命徂征

胤后承王命徂征胤后承王命徂征

胤后承王命徂征胤后承王命徂征

胤后承王命徂征胤后承王命徂征

胤后承王命徂征胤后承王命徂征

胤后承王命徂征胤后承王命徂征

胤后承王命徂征胤后承王命徂征

胤后承王命徂征胤后承王命徂征

胤后承王命徂征胤后承王命徂征

君明臣言君當謹慎以畏天大臣當守職以輔君也先王恐其不然大開諫爭之路每歲孟春道人之官以木鐸徇于道路以號令臣下使在官之眾更相規闕百工雖賤令執其藝能之事以諫上之失常其有違諫不恭謹者國家則有常刑○傳徵證至安家○正義曰成八年左傳稱晉殺趙括欒郤為徵徵是證驗之義故為證也能自保守是安定之義故為安也聖人特為教訓必謀而後行故言所謀之教訓聖人之言必有其驗故為出之明證用聖人之謨訓必有成功故所以定國安家○傳言君至常法○正義曰王者代天理官故稱天戒臣人奉主法令故言常憲君當奉天臣當奉君言君能戒慎天戒也臣能奉有常法奉行君法也此謂大臣下云百官修輔謂眾臣○傳道入至文教○正義曰以執木鐸徇於路是宣令之事故言宣令之官周禮無此官惟小宰云正歲帥理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宣令之事略與此同此似別置其官非如周之小宰名曰道人不知其意蓋訓道為聚聚人而令之故以為名也禮有金鐸木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為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今云木鐸故云所以振文教也○傳官眾至失常○正義曰

相規相平等之辭故官眾謂眾官相規謂更相規闕平等有闕已尚相規見上之過諫之必矣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謂被遺作器工有奢儉若月令云無作淫巧以蕩上心見其淫巧不正當執之以諫諫失常也百工之職猶令進諫則百工以上不得不諫矣○傳言百至大刑○正義曰百官發職服大刑明堂位文也顧氏云百官眾臣其有發職懈怠不恭謹者國家惟時義和顛覆厥德○陳義和所犯故當有常刑○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沈亂于酒畔官離次○沈謂失次位也○離如字又力○椒擾天紀遐棄厥司○椒始智反真莫定反又云丁反○乃季秋月朔辰又作併亦作叔同尺六反擾而小反

弗集于房○集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鼓鼙奏鼓齊夫

馳庶人走○進鼓則伐之嵩夫王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

衆人走供救曰馳走步曰走供音恭○義和尸厥官罔

聞知

王其官而無聞知於日

食之變異所以罪重 昏迷于天象以于先

王之誅

亂之甚干犯也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

夏后為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先悉薦反又知字

註先時先天同放亦作救治直吏反

不及時者殺無赦

天時雖治其言

尚有先後之差則無救

疏

惟時至無赦 正義曰言不讓

况廢官乎○後胡豆反 尚刑廢職懈怠是為大罪

官離其所居位以始亂天之紀綱遠棄所王之專乃季象元

謂日被日月當合於辰其日之辰日月不合於舍不得合辰

而擊之齋夫馳騁而取幣以禮天神庶人奔走供救日食之

百役此為災異之大羣官促遽若此義和王其官而不聞知

日食是大罪也此義和昏闇迷錯於天象以犯先王之誅此

罪不可赦也故先王為政之典曰主曆之官為曆之法節氣

乎不知日食其罪不可赦也况彼罪之大言已所以征也○

傳顛覆至之誅。正義曰顛覆言反側謂人反側也人當堅

立今乃反側猶臣當事君今乃廢職以人之反側然言臣以

事君為德故言顛覆廢德猶侯將陳義和之罪故先聖孟春

之令犯令之誅舉輕以見重小事犯令猶有常刑况叛信

次為大罪乎○傳沈謂至次位。正義曰沈水謂之沈沈大

真然無所復知猶沈水然故謂醉為沈○傳沈謂至所主

正義曰沈始還遠皆釋誌文擾謂煩亂故為亂也供五事

是義和所司言棄其所主○傳辰日至可知。正義曰昭七

年左傳曰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

辰是辰為日月之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

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

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此聚會為辰一歲

十二會故為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也

故為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聚會於大火之次釋言云

集會也會即是合故為合也日月當聚會於大火之次釋言云

合於舍則即是日月可知也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

月映即不成其處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為房謂房星九

月日月曾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為大火言辰在房星事有似

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義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表日

食若言不集於房星以太避之疾惟可見曆錯不得以表日
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筭以知之非能舉目見
之君子漢庭中當以日在之宿為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
○傳凡日至百役○正義曰文十五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
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社預以為伐鼓
于社責群陰也此傳言責上公者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
氣也君南嚮北嚮下蒼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食陰長
陽故社預以為責群陰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執為上公祀
為責神社饗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句謂為上公之神也日
食臣畏君之象故傳以為責上公亦當群陰上公並責之也
周禮贊賡之官掌作樂贊為樂官樂官用無目之人以其無
目於音聲審也詩云奏鼓簡簡謂伐鼓為奏鼓知樂官進鼓
則伐之周禮太僕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鄭云云
王通鼓佐擊其餘面則救日之時王或親鼓莊二十五年義
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陳既多皆樂人伐之
周禮無當夫之官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玄云嗇夫蓋
司空之屬也嗇夫主幣禮無其文此云嗇夫馳必馳走有所
取也左傳云諸侯用幣則天子亦當有用幣之與嗇夫必是
主幣之官馳取幣也社神尊於諸侯故諸侯用幣於社以請
救天子伐鼓于社必不用幣知嗇夫馳取幣禮天神庶人走

蓋是庶人在官者謂諸侯胥徒也其走必有事知為供救日
食之百役也曾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食各以方色饋其
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日必有多役庶人走供之
鄭注庭氏云以救日為太陽之弓救月為太陰之弓救日以
枉矢救月以汨矢其鼓則蓋用祭天之雷鼓也昭十七年夏
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推正月朔慝未作
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公在
禮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
異於周禮也○傳政典至無赦○正義曰胤侯夏之與籍也周
政典而不言古典則當時之書知是夏后為政之典籍也周
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教典
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若周官六卿之治
典謂此也先時不及者謂此曆象之法四時節氣望晦朔
不得先天時不得後天時四時時各九十日有餘分為八節
節各四十五日有餘也節氣者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
之一四時分均分為十二月則月各得三十日四分日
之七以初為節氣半為中氣故一歲有二十四氣也詩十
日月每月二十九日疆半也以月初為朔月盡為晦當月之中
日月相望故以月半為望望去晦朔皆不滿十五日也又半

此望去晦朔之數名之曰弦弦者言其月光正半如弓弦也
晦者月盡無月言其闇也朔者蘇也言月死而更蘇也先天
時者所名之日在天時之先假令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為朔
今曆乃以癸亥為朔是造時先天時也若以乙丑為朔是造
曆後天時也後即是不及今予以爾有眾奉將天
時也其氣望等皆亦如此

罰 將行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而淫之身立其賢子弟 **爾眾士同力王室尚**

弼子欽承天子威命 以天子威命督其士眾使用命 **火炎焜罔**

玉石俱焚 山春曰罔焜山出王言火逸而害玉○焜音昆 **天吏逸德列于**

猛火 下甚於火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於火 **殲厥渠**

魁脅從罔治 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義和罪人之身其脅從距王帥者皆無治○殲子廉魁皆回

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言其除人又染汙俗本無惡心

嗚呼威克厥 皆與更新一無所問○汙烏故反汙辱之汙又音烏浣浣著物也一音烏卧反

愛允濟 愛則必有成功 **愛克厥威允罔功** 以愛勝

其爾眾士懋戒哉 言當勉以用命戒以辟 **疏**

無功 今予至戒哉 正義義和所犯如上故今我用汝所有之

眾奉王命行天罰汝等眾士當同心盡力於王室庶幾輔我

敬承天子之命使我伐必克之又恐其威所及濫殺無辜故

假喻以戒之火炎焜山之罔玉石俱殲焚燒天王之吏為過

惡之德則酷烈其於猛火宜誅惡存善不得濫殺其為惡

大帥罪止義和之身其被追脅而從距王帥者皆無治責其

罪父染汙穢之俗本無惡心皆與惟德更新一無所問又言

將軍之法必有殺戮嗚呼重其事故歎而言之將軍威嚴能

勝其愛心有罪者雖愛必誅信有成功若愛心勝其威嚴親

愛者有罪不殺信無功矣言我雖愛汝有罪必殺其汝眾士

宜勉力以戒慎哉勿違我命以取殺也○傳將行至子弟

正義曰將之為行常訓也天欲加罪王者順天之罰則王誅

也奉王命行王誅謂殺淫濁之身義和之罪不及其嗣故知

殺其身立其賢子弟楚語云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

至于夏商則此不滅以族故傳言此也○傳山春至害玉

正義曰釋山云山春有罔孫災曰長山之春也以崑山出玉

善火也善王喻誅惡善善也。傳逸過至於火。正義曰：即佚也。佚是淫縱之名，故為過也。天王之吏言位貴而威高，乘貴勢而逞毒心，或眊眊而害良善，故為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於火之害。王猛火為烈，甚矣。又復烈之於火，言其害之深也。傳：殲滅至無治。正義曰：殲盡也。釋詁：文舍人曰：殲衆之盡也。衆皆死，盡為殲也。渠大魁帥無正訓，以上殲厥渠魁，謂滅其元首，故以渠為大魁，為帥也。傳因此謂賊之首領為渠帥，本原出於此。

湯八遷 殷之始祖八遷之書史唯見四。反。湯始居亳。自契至于成

從先王居 契父帝嚳都亳，湯自商立遷焉，故曰從先王居。○高旁各反。徐扶各反。嚳苦毒反。作

帝告釐沃 告來居治沃土二篇皆二。○告工毒反。釐有鄭之徒以為商。疏。自契至釐沃。正義曰：自此已下皆商書兩義並通。書也。序本別卷與經不連，孔以經序宜相附近引之。各冠其篇首，此篇經二序存文無所記，不可以無經之序為卷之首。本書在此故附此卷之末，契是商之始祖，故遠本之自契至于成湯。凡八遷都至湯始往居亳，後其先王帝嚳舊居當時湯有言告史序其事，作帝告釐沃二篇。

○傳十四至國都。正義曰：周語曰：玄王勤商，十四出而興。玄王謂契也。勤殖功業，十四世至湯而興。為天子也。殷本紀云：契生昭明，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立。主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天乙是為成湯。是也。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國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受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立，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聞也。鄭玄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襄九年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立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也。其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在。自契至湯諸侯之國而得數遷都者，蓋以時王命之使遷至湯，乃以商為天下則都，每數遷商名不改。今湯遷亳，乃作此篇，若諸侯遷都則不得史錄其事，以為商書之首文。在湯征諸侯，伊尹去亳之上，是湯將欲為王時事，史以商有天下，乃追錄初與并湯征與汝鳩汝方，皆是伐桀前事後追錄之也。○傳契父至王居。○正義曰：先王天子也。自契已下皆是諸侯。且文無契至湯今云從先王居者，必從契之先王天子所居也。出本本紀皆云契是帝嚳子，知先王是契父帝嚳。帝嚳本居亳，今湯往

○傳十四至國都。正義曰：周語曰：玄王勤商，十四出而興。玄王謂契也。勤殖功業，十四世至湯而興。為天子也。殷本紀云：契生昭明，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立。主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天乙是為成湯。是也。契至成湯十四世，凡八遷國都者，商頌云：帝立子生，商受契居商也。世本云：昭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立，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有此四遷，其餘四遷未詳聞也。鄭玄云：契本封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云：今上洛商是也。襄九年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立相土，因之杜預云：今梁國睢陽宋都是也。其砥石先儒無言，不知所在。自契至湯諸侯之國而得數遷都者，蓋以時王命之使遷至湯，乃以商為天下則都，每數遷商名不改。今湯遷亳，乃作此篇，若諸侯遷都則不得史錄其事，以為商書之首文。在湯征諸侯，伊尹去亳之上，是湯將欲為王時事，史以商有天下，乃追錄初與并湯征與汝鳩汝方，皆是伐桀前事後追錄之也。○傳契父至王居。○正義曰：先王天子也。自契已下皆是諸侯。且文無契至湯今云從先王居者，必從契之先王天子所居也。出本本紀皆云契是帝嚳子，知先王是契父帝嚳。帝嚳本居亳，今湯往

曰遇隱八年報梁傳文也作汝鳩汝方言所以醜夏而還之意二篇皆云

附釋音尚書註疏卷第七

卷第七

